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疑云密布

[英] 艾琳·亨特 / 著
赵振中 / 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前情提要

一个奇妙的梦将宠物猫拉斯特带到森林。在蓝星（雷族族长）的邀请下，拉斯特加入雷族，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勇敢丢掉项圈的束缚，成为一名真正的雷族学徒——火爪。

第一次参加森林大会的火爪，偶然从好友乌爪讲述的故事中得知了红尾（雷族前副族长）惨死的真相。为保护乌爪，火爪和灰爪秘密将其安排至森林外的两脚兽地盘。

因拒绝分享狩猎权，雷族营地遭到影族偷袭，而火爪凭借着出色的表现，救回幼崽，同时也帮助影族赶跑了残暴的断星（影族前族长），成功晋升为武士——火心。被收留的影族前巫医黄牙接受了蓝星的邀请加入雷族，接替死去的斑叶成为雷族的巫医。

此刻，雷族内忧外患。不甘心止步于副族长之位的虎掌设圈套谋害蓝星，而火心的学徒炭爪又因意外落下终身残疾；成为泼皮猫的断星带着追随者们再次袭击雷族，众武士奋起反抗，保卫自己的家园。

如今，火心惶恐不安。同样晋升为武士的伙伴灰条与河族族长的女儿银溪一见钟情，很快坠入爱河，但这违犯了武士守则；宠物猫姐姐将长子托付给火心带回雷族抚养，但幼崽处处遭受排挤。火心一边要帮灰条隐瞒实情，一边又要照顾他的外甥云崽。而这一切，似乎都正被虎掌注视着……

四大族群和平相处的表象之下暗流涌动。失踪多日重回森林的风族再次遭到影、河两族的联合攻击，雷族派出火心等武士前去支援。然而，当火心被敌族武士攻击时，虎掌却见死不救。火心痛下决心，他要揭开虎掌虚伪的面目。现在，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疑云密布

[英] 艾琳·亨特 / 著
赵振中 / 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 京

森林地图
月亮石
巴利的家园
四棵树
风族营地
瀑布
太阳石
河族营地
河
伐木场

垃圾场
影族营地
雷鬼路
猫头鹰树
巨悬铃树
雷族营地
蛇岩
沙坑
松林
两脚兽地盘
族群
雷族
河族
影族
风族
星族
北

目 录

引子 / 1

第一章 即刻出发 / 4

第二章 就是他，虎掌！ / 15

第三章 梦中的警示 / 23

第四章 秘访河族 / 28

第五章 特殊的谈话 / 38

第六章 另一个秘密 / 45

第七章 云崽，别吃！ / 51

第八章 百思不得其解 / 59

引　子

寒气犹如冰冷的爪子紧紧攥住森林大地，茫茫雪原在月光下闪烁着微光。森林中一片沉寂，偶尔有雪块从枝头上滑落。寒风拂过河边芦苇，发出沙沙的声响。小河冰封，再无往日潺潺流动的活泼景象。

岸边芦苇丛里钻出一只个头高大的公猫。地上的积雪很厚，他每走一步便要不耐烦地抖落爪子上的雪。

他的前面是两只幼崽。他们的四肢和

肚子都陷进雪里，前进十分困难。每当他们累得想停下脚步歇息的时候，那只公猫便推着他们往前走。

河道越来越宽，距河岸不远处有一个小岛，环抱小岛的河里长着茂盛的芦苇，笔直地伸向已结冰的河面。岛中心是一片光秃秃的柳树林，柳树的枝杈上都覆盖着厚厚的积雪。

那只公猫鼓励两只幼崽说："就快到了，跟我来。"

他走下河岸来到冰面上，穿过芦苇丛跳上小岛。那只较大的幼崽勉勉强强跟在他后面爬上小岛，较小的幼崽则在冰面上连摔了几个跟头，最后趴在冰上呜呜咽咽，哭得十分可怜。公猫急忙赶回来想扶他起来，可是幼崽累得实在是站不起来。公猫舔了舔小家伙的脑袋，低声安慰了几句，然后叼起幼崽颈后的皮毛将他带到了小岛上。

穿过柳树林是一片开阔地面，地面上长着一簇簇灌木丛。这里也已经被积雪覆盖，雪面上密密匝匝地布满了猫爪印。乍一看这里似乎很荒凉，但是如果你透过灌木丛仔细看，就能看到里面无数双眼睛正盯着走过来的那只公猫。公猫钻进了最大的一簇灌木丛。

灌木丛里有一个温暖、充满奶香的育婴室，刺骨的寒风随着那只公猫一起灌了进来。一只灰色的母猫正卧在厚厚的苔藓窝里给一只幼崽喂奶。公猫走过去将嘴里叼着的幼崽轻柔地放在母猫身边。那只较大的幼崽跟在公猫身后也钻进育婴室，一进来就往母猫的窝里拱。

母猫说："橡心？你带来了什么？"

橡心回答："是幼崽。你能收养他们吗，灰池？他们需要一位母亲。"

灰池吃惊地说："但……这是谁家的幼崽啊？他们不是河族的。你从哪里找来的？"

橡心不敢看母猫的眼睛："我在森林里遇见的他们。还好他们没有被狐狸抓走。"

母猫尖叫道："在森林里？橡心，别以为我是傻瓜。特别是在这种天气，有谁会把自己的孩子丢弃在森林里？"

橡心耸了耸肩膀说："也许是流浪猫，或者是两脚兽的宠物猫。我怎么知道？总不能把他们丢在那里不管吧？"他用鼻子触了触那只较小的幼崽，

幼崽静静地躺着，腹部随着气喘急速地起伏。“灰池，发发慈悲吧。如果你不帮忙，这两只幼崽也会像你那几个孩子一样死掉的。”

灰池的眼里闪过一抹痛苦的神色。她低头看着两只幼崽，小家伙们张开粉红的小嘴可怜地喵喵叫。她把他们和自己的孩子拢在一起，两个小家伙立刻开始如饥似渴地吮吸奶汁。

安顿好这一切后，灰池说：“我还是不明白。大冬天的，谁会把他们独自丢在森林里呢？他们的妈妈一定急疯了。”

橡心用宽大的前爪挑起一片苔藓，说：“你可别以为他们是我偷来的。”

灰池看着他，半晌后方才说：“不，我想他们不是你偷来的。但是你并没有告诉我全部实情，对吗？”

“我告诉你的都是你需要知道的。”

灰池气愤地说：“不，你没有。他们的妈妈呢？橡心，我知道失去孩子是什么滋味。我不想再让任何母亲遭受这种痛苦。”

橡心抬起头盯着她，沉着嗓子说：“他们的妈妈很可能是一只流浪猫。我不会在这种天气里出去寻找她的。”

“但是橡心……”

“照顾好这两只幼崽，其他的事别管，拜托了。”橡心站起来，猛地转身走到育婴室门口回头说，“我去给你取些猎物。”

橡心走后，灰池低头去舔那两只幼崽以增加他们的体温。融化的雪水洗去了他们身上大部分的气味，不过她仍能嗅到森林的气味、枯叶的气味和冰冻的泥土气息。而且，在这些气味下还有股微弱的……

灰池一下子不动了。是她的真实嗅觉，还是幻觉？她再次低下头去闻幼崽们身上的气味。

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一眨不眨地盯着育婴室黑暗的角落，愣住了。她猜得没错，在这两个橡心所谓的孤儿身上，分明残留着敌族的气味！

第一章　即刻出发

寒风卷着大雪刮在火心的脸上，如同刀割一般。他嘴里叼着捕到的老鼠，吃力地爬进峡谷向营地走去。漫天飞舞的雪花让他几乎辨认不清东西南北。

嘴里叼着的猎物散发出的香味一阵阵涌进他的鼻孔，惹得他垂涎欲滴。秃叶季里猎物特别少，昨天晚上以来他一口东西都没有吃。虽然火心饥肠辘辘，却不敢违犯武士守则：猎物必须先带回族里。

他回想起三天前发生在风族营地里的那场激战，顿时豪情万丈，一时间连身上的寒冷都忘却了。当居住在高地上的风族被影族和河族联合攻击时，火心和雷族的伙伴们齐心协力支援风族，抗击入侵者。在那次战斗中，许多猫都受了伤，因此，对于那些尚能外出狩猎的猫们来说，担子就更重了。

火心穿过金雀花通道走进营地，金雀花上覆盖的积雪被他一撞，簌簌落下。他动了动耳朵，弹去落在头上的雪。空地中央没有树木的遮蔽，寒风呼呼地刮进来。所有猫都躲进巢穴里取暖，因此空地上的雪积得很厚，只有几个树桩和那根倒在地上的木头露出雪面。在学徒巢穴和育婴室之间有一排脚印，看着这排脚印，火心想起炭爪在雷鬼路边遭遇不幸以来，自己还没有收新的学徒。

火心踏雪走到武士巢穴旁，将捕来的老鼠放在猎物堆里。猎物不但数量少得可怜，而且都骨瘦如柴，对于整日吃不饱肚子的武士们来说连塞牙缝儿都不够。在遥遥无期的秃叶季过去之前，想找到肥大的老鼠简直是在做梦。

火心正要再次出去狩猎，这时一个声音叫住了他。他转过身。

虎掌从巢穴里走出来说："你等一下！"

火心朝他走了过去。虽然火心为了表示尊敬而垂下头，但仍然能觉察到虎掌那对琥珀色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自己。那种对虎掌深深的恐惧感再次涌入他的心中。这位副族长体格强壮，武艺高强，颇受群猫的尊敬。但是火心

洞察出了他隐藏在内心深处的阴暗。

虎掌大声说："今晚你不必再出去狩猎了，蓝星让你和灰条参加森林大会。"

火心的耳朵高兴地动了动：陪族长去参加森林大会可是一件光荣的事啊！每逢月圆之夜，森林里的四大族群都要和和气气地坐在一起商讨事情。

虎掌补充道："现在你最好吃些东西，天一黑我们就走。"说完他朝蓝星的巢穴走去。走到高岩下时，他扭头对火心低声狠狠地说："在森林大会上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

火心顿时气不打一处来，质问道："你凭什么说这种话？你认为我会背叛族群吗？"

虎掌转过身正脸看着他，在他蓄势待发的凌厉威慑下，火心竭力不让自己发抖。虎掌两耳贴平，低声吼道："在上次战斗中，我看见你放走了那名河族武士。"

火心打了个寒战，风族营地里发生的那一幕仿佛又出现在他的眼前。虎掌说得不错。火心任由一名河族武士毫发无伤地从自己的爪下逃走，但他之所以这么做，既非软弱无能，也非存心背叛，而是因为那名武士是银溪。灰条瞒着大家偷偷与银溪相爱，火心怎能忍心对她施加毒手呢。

火心曾尽最大的努力来劝说他的好朋友与银溪断绝关系——他们之间的恋情不但违犯了武士守则，而且会将自身置于极大的危险境地。但火心也知道自己永远都不会出卖灰条。

况且，虎掌根本没有权利指责任何猫不忠诚。在那场战斗中，他眼睁睁地看着火心几乎被敌猫杀死却无动于衷。而且据火心所知，这还不是虎掌最恶劣的行为。他怀疑虎掌谋害了雷族的前任副族长红尾，甚至正在计划除掉蓝星。

火心毫不示弱地说："如果你认为我对族群不忠，那么告诉蓝星好了。"

虎掌面目狰狞，后腿弯曲，几乎要扑过来。他恶狠狠地说："不必打扰蓝星，对付你这种宠物猫，对我来说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

他瞪着火心，两只猫一时间僵持在那里。火心觉察到在那双琥珀色的眼睛里，除了不信任的目光，还隐藏着一丝恐惧的痕迹。他忽然想到：虎掌肯

定想知道我对他的丑事究竟了解多少。

虎掌的学徒乌爪是火心的好朋友，他曾亲眼看到红尾被害的全过程。虎掌想杀他灭口，但火心及时将他带到两脚兽的农场里，让他和巴利生活在一起。火心曾将这件事告诉蓝星，但是蓝星压根儿不相信那位英勇善战的副族长会是凶手。火心看着虎掌，心里越来越泄气，仿佛一棵参天大树轰然倒下，将自己压得再也爬不起来。

虎掌没有再说什么，转身离去。武士巢穴里传来沙沙声，灰条从里面探出头说："你究竟想干什么？和虎掌决斗？他杀你简直易如反掌！"

火心生气地说："谁都没有权利说我是叛徒。"

灰条低头舔了两下胸前的毛，小声说："对不起，火心。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我和银溪……"

火心打断他的话："不是那么回事，你知道原因。虎掌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而不是你。"他抖落身上的雪，说："走吧，吃点儿东西去。"

他们来到猎物堆旁，火心选了一只水老鼠。随后，两只猫返回到武士巢穴，坐在巢穴的门口开始进餐。

白风和其他两名资深武士正躺在巢穴中央睡觉。由于巢穴四壁密不透风，再加上他们身上散发出的热气，此时巢穴里十分温暖。

火心啃了一口水老鼠，鼠肉又糙又硬，但他依然吃得津津有味。虽然不足以填饱肚子，但比起空腹已是强了许多。吃了这顿饭，他就有力气去参加森林大会了。

灰条也是三两口解决掉自己的晚餐，然后两只猫挨在一起，趴在地上开始为对方舔梳皮毛。自从灰条和银溪相爱，火心和灰条的关系便急转直下，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亲密过。不过在上次战斗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日渐升温。能与灰条重归于好，火心感到十分欣慰。虽然他仍为灰条违犯武士守则的行为感到担心，但在漫长的秃叶季里，唯有相互信任才能存活下来，况且火心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在虎掌日益增长的敌意面前，他需要得到灰条的全力支持。

他伏在灰条的耳边说："不知道今晚我们会听到什么新闻。经此一战，希望河族和影族能吸取教训，风族再也不会被赶出家园了。"

灰条不自在地说："这场战役不光是领地之争。猎物越来越稀少——自从两脚兽们搬进河族的领地，他们经常吃不饱饭。"

"我知道。"火心知道他的朋友是因为银溪所以才帮着河族说话。他对河族也感到有些同情："可是将别的族群赶出家园绝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灰条嘟囔几句表示同意，然后就不再吱声。火心清楚灰条内心的感受。仅仅几个月前，他们曾一起穿越雷鬼路寻找风族，并将风族带回家园。尽管灰条爱银溪，可他也同情风族的遭遇。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对于四大族群来说，猎物的短缺是头等大事，至少在秃叶季过去之前可以这么说。

在灰条的舌头不停发出的摩擦声中，火心渐感昏昏欲睡。就在这时，巢穴外响起沙沙声，虎掌、黑条和长尾走了进来。他们对火心怒目而视，随后三只猫走到巢穴中央聚成一团。火心眯起眼睛望着他们，希望能听到他们的谈话。这种情形下，火心很容易便联想到他们是在密谋对付自己。他全身上下都绷紧了。虎掌的卑劣行径一日不大白于天下，火心在族群里便一日没有安全保障。

灰条抬起头问："怎么了？"

火心舒展身体，令自己放松下来。他将耳朵朝虎掌他们的方向摆动了一下，小声说："我不信任他们。"

灰条耸了耸肩膀说："如果虎掌发现了我和银溪的事情，我不会怪你的。"

火心贴近他小声安慰，双耳仍旧支棱着想听到虎掌的谈话。他依稀听到自己的名字，便想凑近一些，这时他看到长尾正盯着自己。

长尾低嘶着说："你在看什么，宠物猫？雷族只需要忠贞不贰的猫。"说完他便故意转身背对着火心。

火心立刻跳起身怒斥道："谁给你的权利来质疑我的忠诚？"

长尾没有理睬他。

火心压低声音恨恨地对灰条说："我猜得没错！虎掌显然是在散播关于我的流言蜚语。"

"但你能做些什么呢？"听起来灰条已屈服于虎掌的淫威之下。

火心说："我想和乌爪再谈一谈。关于那场战斗，他也许会回忆起别的什么，以便使我能说服蓝星。"

"但乌爪现在住在两脚兽的农场里，去那里必须经过风族的领地。而且离开营地这么久，你该怎样向族里解释啊？这么做只会使虎掌的谎言听起来更加真实可信。"

火心很想冒这个风险。他从没有向乌爪询问过红尾遇难事件的细节。那时候，最重要的是帮助乌爪逃离虎掌的魔爪。

如今，他必须彻底弄清楚乌爪看到的事情。因为他越来越肯定，乌爪掌握的情况能够证明虎掌对族群的危险性。

火心轻声说："我今晚就去，开完森林大会我便偷偷溜走。我会带些猎物回来，这样我就能说我去狩猎了。"

灰条深情地舔了一下火心的脑门儿说："太冒险了。不过如果你执意要去，我乐意奉陪。"

当火心和灰条离开营地前往"四棵树"时，雪已经停了，天空中也云开雾散。茫茫雪原反射着苍白的月光，每一处的枝头上、石缝间都挂满了冰柱。

寒风迎面吹来，吹皱了地上的雪面，其中夹杂着许多猫的气味。

火心心潮澎湃。每当月圆之夜，森林里四大猫族便会齐聚在"四棵树"下开会。所谓"四棵树"，就是在四大猫族的领地交会处形成的一个盆地，

那里有四棵巨大的橡树。

在距盆地边缘几步远时，蓝星伏下身子，慢慢爬到坡顶朝盆地内张望。在四棵橡树中间耸立着一块巨大的岩石，这块巨岩通体黢黑，在皑皑白雪中显得格外醒目。河族、影族和风族的猫们均已到达，河、影两族的猫正在相互寒暄，但是他们和风族之间的气氛却很古怪，颇有些剑拔弩张的味道。很明显，大家对不久前刚发生的那场战斗仍记忆犹新，如果不是碍于遵守“不得在森林大会上发生冲突”的武士守则，双方早已大打出手了。

风族族长高星和他的副族长坏脚并肩坐在巨岩旁边。不远处，影族巫医奔鼻和河族巫医泥毛也是并肩坐在一起，月光下两双眼睛目光闪烁。

伏在火心身边的灰条浑身肌肉紧绷，他专注地望着盆地内，目光忽然变得炽热起来。火心顺着灰条的目光，看见银溪从阴暗处走了出来。在月光映衬下，银溪那身银灰色的皮毛越发显得光彩夺目。

火心暗地里叹了口气，提醒他的朋友说："你和她说话的时候，小心不要让别的猫看见了。"

灰条说："放心吧。"他前爪磨蹭着地面，迫不及待地想上前和银溪会面。

火心看了看蓝星，料想她马上就会下达前进的命令。这时，白风走到蓝星身边伏在雪地里，火心听到他小声说："蓝星，你准备怎样向别的族群说起断尾的事情？告诉他们断尾受到我们的庇护吗？"

这也是火心想问的话。白风所说的断尾便是昔日影族族长断星。他做尽坏事，曾杀害了自己的父亲残星，还偷盗过雷族的幼崽。雷族出于报复，帮助影族将断尾赶下台。事后不久，断尾集结了一帮泼皮猫袭击了雷族的大本营。在那次战斗中，雷族的巫医黄牙抓瞎了断尾的双眼。现在，断尾已经是雷族的阶下囚。虽然这位昔日的一族之长已被剥夺了星族赐予的名号，而且处于雷族的严密看守中，但是其他族群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他们一定会让雷族处死断尾，或者将其流放森林自生自灭。如果听到断尾还活着的消息，他们的反应可想而知。

蓝星望着坡下空地处的猫群，回答白风："我什么都不会说。这件事与其他族群无关，断尾如今是雷族的囚犯。"

虎掌大声说："是豪言壮语呢，还是我们羞于承认自己所做的事情啊？"

蓝星冷冷地说："好心肠并不是一件羞于启齿的事，不过我看我们没有必要自找麻烦。"不等虎掌说话，她跳起身对大家说："听着，谁都不许谈及泼皮猫袭击的事情，或者提到断尾的名字。这是我们族里的内部事务。"

看到大家点头同意，她摇晃了一下尾巴，发出前进的命令，率先冲下山坡。虎掌跟在她身后，巨大的爪子踢得积雪飞溅。

火心随着大伙儿走进会场，看到虎掌站在不远处正看着自己，眼里充满了怀疑的神色。他扭头小声说："灰条，我想今晚你不能见银溪了，虎掌已经……"

火心忽然发现灰条根本不在身边。他急忙四处张望，看到灰条的身影正消失在巨岩后，紧接着，银溪绕开了一群影族的猫，也走到巨岩后面。

火心叹了口气，他瞅了瞅虎掌，怕这位副族长也看到这一幕。当看见虎掌已经走到一边，和风族的一根须攀谈，火心才稍稍安心。

火心脚步不停地走过会场，看到一群长老聚在一起——有雷族的团毛，其他猫则不知是属于哪一族的。他们卧在一簇绿叶光鲜的冬青下，那里的积雪要少一些。火心坐在一旁听他们谈话，时不时瞅一眼灰条。

“我记得有一年冬天比现在还要糟。”说话的是一只黑色老猫，他的口鼻部已是花白，脸上布满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斗留下的疤痕，一身短毛散发出风族的气味，“河水结冰长达三个月之久。”

一只虎斑母猫同意道：“说得没错，鸦毛。那时，连我们河族都找不到足够的食物。”

火心这才知道这两只猫竟是来自敌对双方。看到他们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侃侃而谈，火心感到很是惊讶。但他随即想到，这些长老们这一生必定经历过无数次恶战，打仗对他们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了。

那只叫鸦毛的老猫瞅了一眼火心，说：“今天的这些年轻武士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世事艰难。”

火心心里不以为然，但他仍表现出一副尊敬的样子。坐在身旁的团毛友善地朝他晃动了一下尾巴。

团毛说：“就是在那年冬天，蓝星失去了她的幼崽。”火心一下子竖起耳朵，他记起斑尾曾经说过，蓝星在当上族长以前生过幼崽。但他既不知道幼崽的数目，也不知道幼崽夭折时的年龄。

“你们还记得那年冰雪融化时的情景吗？河水大涨，几乎将獾的洞穴全部淹没。”鸦毛的话打断了火心的思绪，他的眼神迷失在陈旧的回忆之中。

团毛打了个寒战：“我记得很清楚。雷族过不了溪流，因此没有来这里参加森林大会。”

那只河族母猫痛心地说：“许多猫都被淹死了。”

鸦毛补充道：“猎物们也难逃一劫。侥幸活下来的猫都被饿得半死不活。”

团毛说：“希望星族不会让今年也那么糟糕！”

鸦毛说：“如今这些年轻猫可应付不了那种场面。我们那时可比他们坚强得多。”

火心终于忍不住了：“如今的武士们也很坚强……”

鸦毛脾气暴躁，立刻大声训斥道：“谁让你乱说话了？你这乳臭未干的

家伙！”

“但我们……”火心的话被一声清冷的长啸打断，大家顿时安静下来。火心转过头，看见月光之下有四只猫站在巨岩上。

团毛小声说：“嘘——”他向火心动了动耳朵，温和地说：“别理会鸦毛。他一向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

火心感激地看了看他，收拢爪子坐下开始留神倾听。

风族族长高星先向大家介绍了风族在影、河两族联手攻击后恢复生息的情况，最后说道：“我们有一名长老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但没有武士伤亡，我们仍然能够作战。”语气中充满了威胁的意味。

夜星双耳贴平，眯缝起眼睛。钩星则从喉咙深处发出了一声低吼。

火心变得紧张起来。族长之间的争斗会把整个族群牵扯进来。以往的森林大会上发生过这种事情吗？可以肯定，即使是胆大妄为的影族族长夜星，也不敢冒着触怒星族的风险而破坏森林大会的规矩！

就在这一触即发的紧要关头，蓝星走上前淡淡地说：“高星，这可是好消息。风族得以重新壮大，真是可喜可贺。”

她盯着影族和河族的族长，双眼幽幽地闪着光。夜星避开她的目光，钩星则歪过头去，神色颇难捉摸。

当日影族在断星的领导下，为了满足扩张领地的野心，曾将风族赶出家园。河族也趁火打劫，在风族的领地里狩猎。但在断星被放逐后，蓝星用森林应当由四大猫族共享的大道理极力劝说影族和河族的族长，因此风族得以重回故土。火心和灰条长途跋涉、历尽艰难险阻，才找到风族并将他们带回高地。一想到那段经历，火心至今仍感到心有余悸。

他想起自己还得经过高地去找乌爪，心里很不情愿，实在不想再跑那么远的路。但又想：至少风族对雷族还算友好，途经高地的时候，他们应该不会为难我们。

蓝星继续说：“上次森林大会之后，我们又有两名学徒成了武士，他们的名字是尘毛和沙风。”

巨岩下的猫群中立时响起一片赞叹声——火心注意到这些声音大多来自雷族和风族。火心瞅了瞅沙风，见她正襟危坐，头高高昂起。

会场气氛缓和了许多。火心回忆起上次森林大会上，各个族长为了偷猎之事相互指责，现在却没有谁再提及此事。偷猎的事情原是断尾领着一群泼皮猫做下的，但那群泼皮猫在袭击雷族营地之战中大败而逃的消息尚未传播开来。大家此时还都不知道瞎眼断尾的事情。

眼看森林大会就要结束，火心开始四处寻找灰条，现在正是他们溜出去找乌爪的大好时机。雷族众猫都聚集在盆地里，没有谁会注意到他们的去向。

火心看见长尾的学徒迅爪正坐在一群影族的年轻猫当中。迅爪神色愧疚地避开了他的目光。若在平时，火心也许会把他叫过来，让他跟着老师回家。但此刻，火心满脑子都在想如何尽快找到灰条。他一看到灰条摇摇晃晃地向他走来，便立刻将迅爪抛在脑后。灰条独自走来，银溪则不知去哪里了。

灰条两眼放光，喊道："你在这里呀！"

看得出，这次森林大会令灰条很开心，但火心怀疑他的朋友到底有几分注意力是放在了族长们的讲话上。他问："准备好了吗？"

"你是说去找乌爪吗？"

"别那么大声！"火心急忙小声说着，担心地看看四周。

灰条压低嗓门儿："是的，准备好了。说实话，我真不愿意做这件事，我可不想惹恼虎掌——你还有更好的主意吗？"

火心摇了摇头："这是唯一的办法。"

这时盆地内的猫们纷纷站起，开始向四个方向散去，没有谁留意到火心和灰条。两只猫朝风族领地走去，正要上坡的时候，听见身后响起说话声。

"喂，火心！你们要去哪里？"

说话的正是沙风。

"哦，"火心急忙向灰条递了个眼色，念头飞转，"我们想绕一大圈再回去。风族的泥掌说领地里有许多兔子，我们准备捉一些带回营地。"他生怕沙风主动要求和他们一起去，于是接着说，"蓝星问起我们时，你能告诉她一声吗？"

"没问题。"沙风打了个哈欠，露出一口白牙，"去捉兔子吧，我会躺在温暖的巢穴里想你们的！"说着晃了晃尾巴走开了。

火心松了口气，他内心本不情愿欺瞒沙风。他小声对灰条说："走吧，

别再被发现了。”

两名武士钻进灌木丛顺着坡往上爬。火心爬到坡顶时，停下脚步回头张望，见没有被跟踪，于是和灰条撒开腿便往高地跑去。高地那边，就是两脚兽的农场。

火心边跑边对自己说：这是唯一的办法了。必须尽快找出真相，不光是为了红尾和乌爪，也为了整个族群。一定要制止虎掌——赶在他找到机会再次作恶之前。

第二章　就是他，虎掌！

道路上的积雪已被两脚兽们清扫干净，远处两脚兽的巢穴内透出点点灯光，附近传来声声犬吠。火心想起乌爪曾经说过，每当夜幕降临时两脚兽便将狗链松开。他们必须赶在被狗发现之前找到乌爪。

灰条钻过篱笆，刺骨的寒风将他的一身灰毛吹得贴在皮上。他问火心："嗅到什么了吗？"

火心抬起头，立刻嗅到一股他们正在找寻的气味，微弱而熟悉。是乌爪！他说："这边。"

脚下的路面又冷又硬。他们循着气味一直走到一座谷仓的木门前，木门早已腐烂，门下方裂开一道缝隙。

门内飘出干草气味和浓烈的猫的气味。火心小声唤道："乌爪？"见没有回应，他提高声音："乌爪？"

谷仓内一个声音惊奇地问："火心，是你吗？"

"乌爪！"火心急忙挤进门缝，巴不得早点儿脱离风吹之苦。谷仓内到处飘溢着老鼠的气味，火心顿时垂涎欲滴。月光从仓壁上方的一个小窗照射进来，仓内事物依稀可辨。火心渐渐适应了谷仓内的昏暗，看到两步开外处站着一只猫。

与火心上次见到时相比，乌爪越发健壮，显然伙食不错。相比之下，火心则瘦骨嶙峋，潦倒不堪。

乌爪欢快地走上前和火心互触了一下鼻子，说："欢迎欢迎，稀客呀。"

这时灰条也从门缝拱了进来，说："见到你真高兴。"

乌爪问："你们带风族回家，途中还顺利吧？"火心和灰条引领风族重返家园的途中曾和乌爪见过面，故此乌爪会这么问。

火心说："挺顺利，说来话长。我们不能……"

"这里出什么事了？"火心的话忽然被另一个声音打断。

火心猛地转过身。此时敌我未明，他贴平双耳，准备战斗。接着，他认出说话的猫是和乌爪共同生活在一起的独行者巴利，这才放下心来，招呼道："嘿，巴利。我们想和乌爪说一会儿话。"

巴利说："看得出来。这种鬼天气里你们大老远跑过来必定是为了很重要的事吧。"

"没错。"火心瞅了一眼乌爪，焦急地说，"乌爪，我们的时间所剩不多。"

乌爪不解地说："你知道我们之间是无话不谈的。"

巴利知趣地说："你们谈吧。这里老鼠多的是，捉些来吃，别客气。"然后友好地向火心他们点了点头后，从门下钻出谷仓。

灰条说："捉老鼠？真的？"火心的肚子顿时咕咕作响。

乌爪说："当然。你们何不先吃点儿东西呢？吃完后再讲明你们的来意也不迟。"

“就是虎掌杀了红尾，”乌爪一口咬定，“我亲眼看见的。”

填饱肚子后，火心、灰条和乌爪卧在谷仓内的干草垛里。对于雪地里寻食的猫来说，谷仓里简直铺天盖地都是老鼠。吃饱了饭，火心感到浑身暖洋洋的。要在往日，他会蜷在柔软芳香的干草垛里美美睡上一觉。但现在他必须马上向乌爪问清楚那件事情，否则，在他们返回到营地前，大家就会发现他们失踪。他急促地说：“把你能回忆起来的全都告诉我们。”说着鼓励似的朝乌爪点点头。

乌爪目光黯淡，凝视着前方，思绪回到发生在太阳石的那场战斗中。火心能够感觉到他方才透出的那股自信开始渐渐消逝。乌爪迷失在自己的回忆中，那件事情带来的沉重负担和恐惧又重新出现在他的心头。

他缓缓开口说道：“我的肩膀受了伤。红尾——那时他还是我们的副族长——让我躲在巨石的石缝里见机离开。我正要照他说的做时，看见他向一只河族猫发起攻击。那只猫的名字好像叫石毛。红尾将他撞翻在地，似乎是要狠狠抓他几下。”

灰条插嘴问：“他为什么没有那么做？”

乌爪解释道：“橡心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他咬住红尾的颈背将他从石毛的身上拖下来。”乌爪目光迷离，声音颤抖：“然后石毛就跑开了。”乌爪顿了顿，下意识地缩了缩身体，似乎身旁有什么事物令他感到十分恐惧。

火心轻声问：“接下来呢？”

“红尾大声喝骂，质问橡心河族的武士们是否没有能力单打独斗。红尾可真勇敢。”乌爪补充道，“那位河族副族长的个头是他的两倍。然后……然后橡心说了一句非常奇怪的话。他对红尾说，‘只要是雷族的猫，就不能伤害那名武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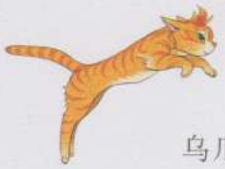
灰条的眼睛眯成两道狭窄的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没听错吧？”

乌爪坚持道：“千真万确。”

火心说：“但是各个族群之间从来战争不断。石毛有什么特殊吗？”

乌爪耸了耸肩膀说：“这我就不得而知了。”朋友们的刨根问底令他有些不好意思。

灰条问：“橡心说完那句话后，红尾有什么反应？”



乌爪双耳竖立，眼睛睁得大大的："他扑到橡心身上，和他一起滚到一块悬在半空的巨石下。我……我看不见他们，只能听到他们的喝骂声。接着，我听到咣当一声，他们头顶上的那块巨石掉落下来！"说到这儿，乌爪止住了话音，身体不住地颤抖。

火心说："请说下去。"尽管他打心眼儿里不愿意让乌爪再次回忆起那段可怕的经历，但他必须弄清楚真相。

"我听到橡心发出一声惨叫，然后就只看见他的尾巴露在巨石下。"乌爪合上双眼，似乎想要切断那一幕场景，然后，他又睁开眼睛，"接着，我听到身后传来虎掌的声音，他命令我返回营地。但是在红尾生死不明的时候，我怎能就此离开。于是，没走多远，我又悄悄溜了回去。这时，四散逃走的河族猫们纷纷从我身边经过。巨石落下后掀起阵阵烟尘，我赶到时，红尾正好从烟尘中走了出来。他翘着尾巴，毛都竖立起来，但却安然无恙，身上没有一处伤口。他撒开腿跑，没想到虎掌就躲在暗处。"

灰条说："你说过，那时……"

"是的。"乌爪紧紧攥住四爪，似乎又重回到那次战斗中，"虎掌扑出来抓住红尾，将他死死按在地上。红尾拼命挣扎，却于事无补。然后……"乌爪咽了口唾沫，眼睛盯着地上，"虎掌一口咬住红尾的喉咙，结果你们都知道了。"他垂下头将下巴搁在前爪上。

火心凑上前去，身子抵住他的脸颊，小声说："这么说，是落下的巨石砸死了橡心。他是死于意外，而不是被谁杀死的。"

灰条说："橡心的死仍不能证明是虎掌杀害了红尾。我看不出来这些情况对我们能有什么帮助。"

一时间，火心也感到非常沮丧。接着，他的眼睛越睁越大，最后站起身，激动之下，四肢都在颤抖。"这些情况大有用处。虎掌曾说，红尾是被橡心杀害的，而他则杀了橡心为红尾报仇。如果我们能够证明橡心的确死于那次意外，就表明虎掌是在撒谎。"

灰条打断他的话说："等等，乌爪，在森林大会上你并没有提到巨石掉落的事呀。当时听你的口气似乎是红尾杀了橡心。"

"是吗？"乌爪眨了眨眼睛，不敢直视灰条，"那不是有意的。我发誓，

我现在所说的句句属实。”

火心兴奋地说：“这就是为什么蓝星不肯听我们说的话了。她不相信红尾会杀害别族的副族长。但如果橡心不是红尾杀的，蓝星就会认真考虑我们的话！”

火心念头飞转，他们发现的种种事情一时间纷至沓来，全涌入他的脑海里。他还想问乌爪一些问题，但他嗅到乌爪身上散发出的恐惧气味，看到他的眼睛里再次出现那种束手待毙的神色，知道这些事情又将乌爪带回到那段可怕的回忆中。他轻柔地说：“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乌爪？”

乌爪摇了摇头。

火心告诉他：“你说的这些对族群意义深远。希望我们能有机会说服蓝星，使她相信虎掌的阴险狡诈。”

灰条说：“她肯听就好了。不过你已经把乌爪所说的第一个故事告诉了她。现在，乌爪又推翻了自己说过的话，蓝星会不知道该相信哪一个了。”

乌爪听见灰条语气不善，心里暗自发虚。火心分辩说：“乌爪没有推翻自己说过的话，那全是误会罢了。至少我们现在知道了真相，我多多少少总会说服蓝星的。”

乌爪的神色缓和了些，但火心知道他不愿再多回忆过去。他坐在乌爪身边低声安慰，三只猫一边相互舔梳，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火心站起身：“我们该上路了。”

乌爪说：“多加保重，小心提防虎掌。”

火心安慰他说：“别担心。知道了你所了解的情况，我们就能够从容不迫地应对他了。”说着，他和灰条先后挤出仓门，踏入茫茫雪原。

两只猫从两脚兽农场边的围栏上跳下，灰条抱怨道：“这里可真冷！我们本该捉两只老鼠再走的。”

火心反唇相讥：“是啊，没错。可如果虎掌问，这种天气你在哪里捉到这么肥大的老鼠，你该怎么回答呢？”

月亮渐渐落下，天边即将泛起鱼肚白。雪地里的寒气迅速穿透火心厚厚的皮毛，在经历过谷仓内的温暖后，他感到寒气更加冰冷刺骨。他的四肢累得又酸又痛，漫漫长夜过后，他们仍需通过风族的领地才能重返营地。火心

一路上都在想乌爪讲的话。虽然他可以肯定乌爪所说句句属实，但要说服族里其他猫又谈何容易，从一开始蓝星就不相信乌爪讲的故事。

但情况毕竟有所不同了，那时火心以为是红尾杀害了橡心，而蓝星则说什么也不相信红尾会无缘无故杀害一名武士。如今，火心摸清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橡心的死纯属意外。但是，在找到证据证明乌爪的话之前，他该如何再次对虎掌提出责难呢？

火心走到半山腰处的一块岩石下面，忽然停住脚步，脱口而出："河族应该也知道。"

灰条走到他身边："什么？知道什么？"

火心回答："知道橡心的死因。他们一定看过橡心的尸体，应该知道他是被石头砸死的，而不是被武士咬死的。"

灰条同意说："没错，他尸体上的伤痕能够证明这一点。"

火心补充道："还有，他们也许知道橡心说的那番雷族猫不能伤害石毛的怪话的真意。我们需要和曾经参加过那次战斗的河族武士谈谈，也许就是石毛自己。"

灰条说："但你总不能溜进河族营地去问话吧。想想森林大会上的紧张气氛——我们刚刚打过仗。"

火心小声说："我知道有一名河族武士不会拒绝你。"

灰条说："你指银溪吗？好吧，我去问她。现在，我们能否在爪子没有冻僵之前赶快返回营地呢？"

两只猫继续行进，四肢越来越沉重，走得也越来越慢。快到"四棵树"时，他们看到有三只猫沿着山坡爬上来。微风吹过，带来一股风族的气味。火心不愿横生枝节，急忙寻找藏身之地。但在积雪覆盖下，整个山坡一览无余，附近既没有岩石也没有灌木丛。那三只风族猫显然也看到了他们，朝他们走了过来。

火心从跛行的步态上认出了风族的副族长坏脚，一同前来的还有裂耳及其学徒奔爪。

坏脚一瘸一拐地走上来，满脸困惑地招呼说："你好呀，火心。你们这可算得上是远离家门了。"

“哦，是的。”火心尊敬地低下头去，“我们只是……我们嗅到了影族的气味，一路追寻到这里。”

坏脚的毛一下子竖立起来：“影族在我们的领地里？”

灰条急忙插嘴说：“气味都很陈旧，没什么可紧张的。我们很抱歉走进你们的领地。”

裂耳说：“小事一桩。如果不是雷族援手，我们在上次战斗中恐怕要全军覆没了。影族和河族现在一定不敢再轻易造次，他们不得不掂量一下雷族的分量。”

听了裂耳的赞誉，火心稍感尴尬。虽然他和灰条在过去帮助过风族，但在风族的领地里和风族的猫相遇，让他觉得很不好意思。他小声说：“我们要回去了。这里看起来很平静。”

坏脚感激地说：“愿星族为你们照亮回家的路。”

裂耳和奔爪相继祝福火心和灰条多多捕到猎物。随后，三只猫径自返回营地。

在继续向“四棵树”前进的路上，火心大声抱怨：“真倒霉！”

灰条问：“为什么这么说？风族不会介意我们进入他们的领地，我们现在是朋友。”

“用用脑子，灰条。如果坏脚在下次森林大会上向蓝星提起这件事怎么办？她会想知道我们到这里做什么！”

灰条停下脚步，骂道：“我真蠢！我没想到这一层。”他直视火心，看得火心颇不自在。

“如果蓝星发现我们在偷偷调查虎掌的底细，她一定会不高兴的。”

火心耸了耸肩膀说：“希望能在下次森林大会

到来前搞定这一切。走吧，我们去捉些猎物带回去。”

两只猫收拾心情继续赶路，他们绕着“四棵树”所在的盆地回到雷族的领地。火心松了口气，停下脚步嗅嗅空气，希望能嗅到猎物的气味。灰条也在附近大树的树根上东嗅西嗅，然后一脸失望地回来。

他抱怨道：“什么都没有。别说老鼠了，就连一根老鼠须子都没有！”

“我们没有时间继续找猎物了。”火心从树枝间望去，看见天空已经渐渐亮了。时间飞逝，大家随时都可能注意到他们的失踪。

当他们赶到营地时，天已大亮。火心又累又冻。他走在前面，从石缝中寻路向金雀花通道靠近。谢天谢地，终于到家了。他迫不及待地跑进黑黢黢的金雀花通道中。刚一进入营地，火心便来了个急刹车，跟在身后的灰条猝不及防，和他撞个正着。

灰条压低嗓门儿说：“走啊，你这个大毛球！”

火心没有回应。几步开外的空地里，虎掌赫然端居高坐。他夹紧肩膀垂下头，琥珀色的眼睛里闪动着得意的光芒。

虎掌大声道：“也许你该解释一下你们去哪里了？从森林大会上回来为什么花了这么长的时间？”

第三章　梦中的警示

“说啊！”虎掌的语气不善。火心抬起头直视这位副族长：“我们去狩猎了，族群需要猎物。”

灰条走上前与火心并肩而站：“可我们一无所获。”

虎掌低嘶着说：“猎物都躲进窝里了，嗯？”他上前几步，几乎与火心脸对脸。他先嗅了嗅火心，又嗅了嗅灰条。“那么你们身上为什么会有老鼠的气味？”

火心和灰条面面相觑。对他们来说，在两脚兽的谷仓里捕食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以至于忘记了吃东西时难免会留下猎物的气味。

灰条忐忑不安地看着火心，眼里充满了无助的神色。

虎掌喝道：“我们该让蓝星听听这件事。跟我来！”

火心和灰条别无选择，只得依命行事。虎掌押着他们走到高岩下蓝星的巢穴。透过入口处的苔藓，火心看到蓝星正蜷卧而眠。虎掌大大咧咧地走进巢穴，她立刻抬起头坐了起来。

蓝星不解地问：“怎么了，虎掌？”

虎掌语含轻蔑地说：“这两名勇敢的武士一直在外面狩猎。他们肚子吃得鼓鼓的，却没有为族群带回来任何猎物。”

蓝星的目光转向火心和灰条：“是真的吗？”

灰条嘟囔着说：“我们又不是狩猎分队。”

火心心想：的确如此。严格意义上来讲，虽然他们没有带回来任何猎物，但并不算违犯武士守则。不过他心知肚明，这不过是个借口罢了。

火心说：“我们先吃了捕到的猎物，以保存足够的体力。再去狩猎时，却什么都没有发现。我们原以为能够带回来些猎物，可运气实在太差了。”

虎掌满脸厌恶，鼻子里发出嗤（chī）的一声，压根儿不相信火心的话。

蓝星说：“即使这样，在猎物稀缺的情况下，每只猫首先想到的应该是

他的族群。无论他们捕到什么，都应当拿回来与大家共享。你们两个令我很失望。”

火心羞得满脸通红。当他还是宠物猫时，是在蓝星的引介下才加入族群的，因此，他一心想报答蓝星对自己的信任。如果在场的只有蓝星，他也许会和盘托出自己晚归的真正原因。但此刻虎掌正在一旁虎视眈眈，他不可能讲真话。

况且，火心尚不打算把乌爪最近说的话告诉蓝星。他想先和河族的猫谈谈，以确认橡心的真正死因。

他小声说：“对不起，蓝星。”

“‘对不起’可不能当饭吃。你必须明白族群最需要什么，特别是在秃叶季里。在明天之前，你们去为族群狩猎，记住，不是为你们自己。等大家都吃上东西后，你们再吃。”她的目光随即转为柔和，“你们两个都累了，回去休息吧。不过，我希望你们在中午之前就外出狩猎。”

“是，蓝星。”火心低下头退出巢穴。

灰条跟着出来，浑身的毛都蓬起来，心里感到既害怕又尴尬，边向武士巢穴走边说：“我原以为她会揪掉我们的尾巴！”

“这么说，你们觉得自己很幸运了。”两只猫身后传来一声低吼，火心扭头看到虎掌朝他们走过来，“如果我是族长，有你们好看的。”

火心勃然大怒，龇牙咧嘴地正要发狠。灰条急忙出言警告，火心定了定神，收回嘴边的话，转身离开了。

虎掌讥笑说：“这就对了，宠物猫，滚回你的窝里。虽然蓝星信任你，我却不会。别忘了，我看到你在支援风族的战斗中做了什么。”他从两名年轻的武士身旁经过，先一步回到武士巢穴。

灰条长长吁了口气，严肃地说：“火心，要么你是真的厉害，要么就是疯了！看在星族的分儿上，别再惹虎掌了。”

火心生气地说：“我并没有惹他。”他走进巢穴，看见虎掌躺在中央瞪着他，辗转翻了两三个身后，蜷成一团睡去。

火心找到自己睡觉的地方，这时沙风和尘毛已经醒了。

沙风坐起来小声说：“从森林大会上回来后，虎掌就一直在找你。我向

他解释，但他不相信。你做什么了，导致他这般异常？”

沙风同情的目光使火心多少感到些安慰。他张开嘴巴打着哈欠说：“对不起，沙风。我要睡一会儿，迟些再告诉你。”

他倒头躺进松软的苔藓窝里，显然沙风毫不介意，走过来紧贴着卧在他身边。

尘毛睁开一只眼睛瞪着火心，鼻子里发出嗤的一声，翻个身背对着他。

火心太累了，没有理会尘毛的忌妒，他头昏昏沉沉的，在闭上眼睛的那一刻，唯一能感觉到的就是沙风的身体传来的温暖。

火心精神抖擞，一路上张着嘴搜寻猎物的气味。虽然是在梦里，他的肚子仍饿得咕咕叫。

天空中万里无云，月亮浑圆无缺，走在蕨丛里，明晃晃的月光照射进来，落在火心的身上。每一片香薇叶、每一棵草，还有路边密密匝匝、朦朦胧胧的迎春花，都发出莹润的光辉。这是绿叶季里才有的略带潮湿的温暖，冰雪覆盖的茫茫气象似乎已是陈年旧事。

地势越走越高，路前方站着一只猫。火心停下脚步，当他认出是斑叶时，顿时心跳加速。那只玳瑁色的母猫走过来，柔软的粉红色鼻子轻轻触着他的鼻子。

火心和她脸庞轻擦，发出欢快的呜呜声。火心告别宠物生活，进入丛林时，斑叶是雷族的巫医。在一次影族武士的袭击中，她被残忍地杀害了。火心仍对她念念不忘，她的魂灵也不止一次地出现在火心的梦里。

斑叶后退一步，说：“来，火心，我给你看样东西。”她盈盈走开，时不时回过头来确保火心跟上。

火心走在她身后，欣赏着她皮毛上的莹莹月光。不久就到了山顶，遍布青草的山脊从蕨丛中显露出来。斑叶仰了仰鼻子，说：“你看。”

火心眨了眨眼睛，展开在眼前的不再是他熟悉的丛林和原野，而是一望无际的水面。这些水是从哪里来的呢？他甚至分不清眼前所见是否还是四大族群的领地——浩瀚的银波淹没了所有的界标。

此刻，火心鼻子里嗅到的是斑叶的甜甜幽香，耳边听到的是她的款款细

语："记住，火心，洪水能浇灭大火。"

火心一惊，睁大了眼睛。水面吹来的冷风穿透了他的皮毛，斑叶不见了。火心急忙四处寻觅她的踪影。月光渐渐褪去，周围那暖洋洋的气息，连同脚下的青草，也都随之消逝。余下的，只有自己在冰冷黑暗中的怦然心跳。

"火心！火心！"

有猫在顶他。火心蠕动着避开，这时听到顶他的猫又在呼唤自己的名字。是灰条的声音。火心竭力睁开眼睛，看到灰条焦急地趴在身边。

"火心，快醒醒！就要到中午了。"

火心哼哼唧唧，不情愿地爬出窝坐起来。苍白的日光透过枝叶照进巢穴，柳带和黑条还在酣睡，沙风和尘毛却已不见踪影。

灰条说："你一直在说梦话。没事吧？"

"什么？"火心头脑昏沉，尚未从梦中回过神。每当他想起斑叶已经死去，只能在梦中和她相见，内心就感到一阵剧痛。

灰条说："快到中午了，去狩猎吧。"

火心说："知道了。"他努力使自己保持清醒。

"那就快点儿吧。"灰条先走出巢穴，"金雀花通道见。"

火心舔了舔爪子，用爪子在脸上蹭了蹭。头脑刚一清醒，就回忆起斑叶的警示："洪水能浇灭大火。"她究竟想说什么呢？火心回想她更早的预言，那时她说大火将拯救族群。走出巢穴，他打了个寒战，不是因为天冷，而是觉得困难正像雷雨前的乌云越聚越密。如果洪水浇灭了大火，那么什么东西能拯救族群？斑叶是否在暗示，雷族注定要覆灭？

第四章　秘访河族

火心跳出山沟，积雪在脚下咯吱作响。天空灰蒙蒙的，虽然秃叶季一片惨白，但那点儿余晖带来的温暖仍使他精神振作，充满希望，觉得新叶季即将到来。

身后的灰条像是知道他的心思一样，说："运气还不坏，天气暖和了，猎物就会出来。"

沙风调侃道："除非它们没有听见你的踩脚声！"

忠厚老实的蕨爪为老师辩护："他没有踩脚！"灰条嘻嘻一笑，毫不介意。火心感到四肢间又充满了力量。虽然今天被罚出来狩猎，但他并不是孤身作战，和朋友们一同狩猎总归是一件愉快的事。

火心回想起因为他和灰条私自吃掉猎物、蓝星双眼流露出的冷冰冰的目光时，仍感到不寒而栗。他只有尽可能多地捕回猎物，方能弥补对蓝星撒谎的罪过。族群太需要猎物了。今早，营地里的食物储备消耗殆尽，大伙儿倾巢而出狩猎。火心出来时，正好看见虎掌带领着一支狩猎队伍回来，他嘴里叼着一只松鼠，松鼠的长尾巴拖在雪地里。从火心身边走过时，虎掌阴森森地眯缝起眼睛，但没有放下猎物和他讲话。

沙风率先冲上山坡，灰条则开始教导蕨爪如何在树根间搜寻猎物。看着眼前这一幕，火心想起自己的学徒炭爪，心里感到一阵失落。如果不是雷鬼路上那次意外使她断了一条腿，此刻炭爪也会和他们在一起。如今，她只能乖乖地和黄牙留在巫医巢穴里。

他努力不去想这些沉重的往事，集中注意力搜寻猎物的气味。雪地里微风拂过，夹杂着一股熟悉的气味。是兔子！

火心抬起头，看见一只灰不溜秋的兔子正在蕨丛里大口喘气。蕨丛里有几株青草钻出雪地，那只兔子大概就是被这些青草吸引过来的。火心迅速进入狩猎姿态，小心翼翼地一步步接近。兔子感觉到了什么，急忙跳起逃窜，

但为时已晚。兔子还没来得及发出尖叫，火心已扑了过去。

火心拖着兔子胜利而归。进入营地，他看到经过大家的努力，猎物堆又高高地堆了起来，心里稍稍松了口气。蓝星坐在猎物堆旁，看见火心捉回来一只兔子，对他说："干得漂亮，火心。你能把它直接送到黄牙的巫医巢穴去吗？"

族长的称赞使火心心里暖洋洋的，他拖着兔子走过空地。一条由光秃秃的棕色香薇丛组成的通道，通向营地一个孤零零的角落，那里岩石的石缝中便是巫医巢穴。

走在香薇通道中，火心瞅见黄牙四爪垫在胸下趴在巫医巢穴里。炭爪坐在前面，一身灰毛蓬蓬松松，两只蓝眼睛盯着黄牙的脸庞。

只听黄牙沙哑的声音说道："炭爪，一只眼的脚掌被冻裂了，我们该怎么治呢？"

炭爪急忙回答："用金盏花叶子防止感染，用蓍（shī）草涂抹脚掌，应该会有疗效。如果疼痛难忍，可用一些罂粟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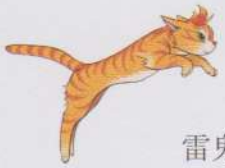
黄牙高兴地说："答得好。"

炭爪神情得意，坐得更加笔直。就火心所知，黄牙从不轻易出言夸赞。

黄牙说："你给她拿去些金盏花叶子和蓍草。除非伤口恶化，否则不要给她罂粟籽。"

炭爪应声站起，一抬眼看见火心站在香薇通道出口处，立刻欢呼雀跃着向火心奔来。

火心见她一瘸一拐，步态难看，心里像被针扎一样难过。在雷鬼路上的那次意外之前，炭爪一直精力充沛，活泼好动。现在，她再也不能像往常一样奔跑，不得不放弃成为一名武士的梦想。



雷鬼路上的怪物碾断了她的一条腿，不过却未碾断她的精神。炭爪眼波灵动，欢叫道："猎物！是给我们的吗？太棒了！"

坐在巫医巢穴里的黄牙说："真是雪中送炭啊！不瞒你说，我们正需要兔子。天一亮，族群里一半的猫来过这里，不是这儿疼那儿疼，就是有地方不舒服。"

火心将兔子放在黄牙面前。

黄牙用爪子捅了捅它，不满意地说："这只兔子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了。炭爪，去给一只眼送药吧，快点儿回来。行动够快的话，还可能赶上吃点儿兔子肉。"

炭爪应了一声走出巫医巢穴，经过黄牙身边时尾巴尖儿轻轻擦了一下她的肩膀。

火心轻声问："她怎么样？情绪还低落吗？"

黄牙不客气地说："她很好，别替她瞎操心。"

火心也不想操这份心，可炭爪毕竟曾是他的学徒。他觉得自己或多或少应当为那次事故负责，自己本应阻止她独自前往雷鬼路。

他回想那次事故的前前后后。虎掌要和蓝星在雷鬼路附近会面，但那时蓝星病得很重，无法前往。当时营地内的武士很少，火心又要急着外出寻找猫薄荷，治疗蓝星的绿咳症。他告诉炭爪不要擅自去见虎掌，但炭爪没有听。事故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虎掌将他的气味标记留在距离雷鬼路极近的地方。火心怀疑那是虎掌为了谋害蓝星而故意设下的圈套，因而虎掌应当为此负责任。

与黄牙道别后，火心外出继续狩猎。此时，他感到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将虎掌的罪行公布于众。这是为了被杀害的红尾，为了被迫离开族群的乌爪，为了跛脚的炭爪，也为了所有受到虎掌贪婪的权力欲望威胁的同胞。

第二天，火心决定即刻拜访河族，确认橡心的真正死因。他和灰条来到森林边，俯下身子，向那条封冻的小河望去。寒风凛冽，吹过冰雪上的芦苇丛时发出沙沙的声响。

灰条嗅着吹过的风，格外留意其中是否有猫的气味，小声说："我闻到

河族猫的气味，不过很陈旧。此时过河大概没有问题。”

其实火心最担心的是被本族猫发现，对于敌族的巡逻队，他反倒不是很在意。虎掌已经对他有所怀疑，如果他们现在做的事情被虎掌发现，他们会死得很难看。火心小声说：“好的，走吧。”

灰条率先领路走上小河的冰面，一副轻车熟路的样子。他将重心放在四肢上，这样就不会滑倒。起先火心微感惊叹，随即想到近几个月来，灰条一定是经常过河去私会银溪，心里顿时释然。火心小心翼翼，生怕冰面断裂，将他掀入下面冰冷漆黑的河水里。自太阳石以下，这条小河便是雷、河两族的分界线。火心毛发耸立，时不时回过头去看有没有本族猫在监视他们。

到达对岸后，两只猫便立即钻进芦苇丛，搜索空气中河族的气味。虽然嘴上不说，但灰条心里着实害怕，他透过芦苇秆望向外面，每一条肌肉都绷得紧紧的。他小声对火心说：“我们都疯了。以前你还让我保证要见银溪只能是在‘四棵树’，现在我们却双双来到河族的领地里。”

火心回答：“我知道，但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和河族的猫谈话，况且银溪是最有可能帮助我们的猫了。”

周围萦绕的河族气味，使火心也和灰条一样忐忑不安。他像往日捕捉猎物般，每一步都轻提轻落，以至于肚腹贴在雪地上。姜黄色的皮毛在皑皑白雪中格外醒目，令他感到十分不安。河族的气味越来越浓烈，河族营地显然就在附近。他悄声问灰条：“还有多远？”

“不远了。看到前面那个小岛了吗？”

在他们站立之处，小河远离雷族领地，河面逐渐宽阔。不远处长满芦苇的小河中，有一座小岛。岛的四周垂柳依依，细长的枝条垂下，枝头被冰封进小河里。

火心惊讶地说：“小岛？河水解冻了怎么办？他们进出都要游泳吗？”

灰条解释道：“银溪说这里的水很浅。我也从没来过这里。”

小岛的河岸是个大大的斜坡，坡下是芦苇丛生的河滨，坡上密密麻麻地长满了金雀花和山楂树，冰雪覆盖之下偶见绿色。不过，在岸边的芦苇丛和灌木丛之间却寸草不生，一览无余，根本无处藏身。

灰条一直俯低身子走在前面，这时他抬着头嗅着空气，警惕地环顾四

周，然后嗖的一下从芦苇丛蹿出，直奔坡上。

火心急忙跟上，脚步时而在雪地上打滑。奔到坡上，他们一头扎进灌木丛，停下脚步大口喘气。火心竖耳倾听，没有听到营地内传出任何示警信号。他一屁股坐在枯叶堆里，长长地吁了口气。

灰条说："从这里能看到营地的出口，我常常在这里等候银溪。"

火心巴不得她早点儿来。在这里每多停留一会儿，便多一分被发现的危险。他换个位置，以便能更好地观察斜坡和营地，只见前方影影绰绰地有无数只猫在活动。他只顾察看，丝毫没有看见一只母虎斑猫正朝他们这边走来。等到发觉时，那只母猫距他们只有两三步远了。她嘴里叼着一只小松鼠，眼睛只顾盯着地面。

火心趴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瞅着她从面前经过，心想一旦被发现便溜之大吉。幸好那只母猫嘴里叼着的松鼠掩盖住了他和灰条的气味。这时，他看见河族副族长豹毛带领着四只猫从营地内走了出来。豹毛一向对雷族怀有很深的敌意。上次火心和灰条奉命引领风族回归家园，任务完成后途经河族的领地回家，正巧被豹毛率领的巡逻队逮个正着。豹毛对那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如果现在她发现了火心和灰条，绝不会给他们任何解释的机会。

万幸的是，那支巡逻队并没有向他们这边走过来，而是渡过河朝太阳石方向走去——大概是去巡逻边界了。

期盼已久的银灰色身影终于出现了。

灰条低喊了一声："是银溪！"

火心看到银溪姿态娴雅地向河岸走去，寻思：她长得真好看，面容姣好，毛厚而光滑，难怪灰条对她倾心不已。

灰条抬起爪子正要出声招呼，这时有两只猫从营地里出来追上了银溪。其中有一名四肢修长、身材瘦削的黑毛武士，火心曾在森林大会上见过他，知道他叫黑掌，另外一只大概是黑掌的学徒。

灰条小声说："他们去狩猎。"

眼睁睁看着三只猫爬上坡来，火心发出一声低嘶，既感害怕又不耐烦。他本想和银溪单独谈谈。这么一来，他们怎么才能令银溪和她的两个同伴分开呢？如果黑掌嗅到他们的气味怎么办？毕竟他的嘴里可没有叼着猎物，嗅觉不会受到任何干扰。

黑掌带着学徒走在前面，银溪和他们稍稍保持了一段距离。走过灌木丛时，银溪停下脚步，双耳紧张地竖立起来，似乎嗅到了意想不到却熟悉的气味。灰条嘘了一声，银溪的耳朵立刻扭向他们的藏身处。

灰条轻声道："银溪！"

银溪竖起双耳，显然听到了他的召唤。火心憋闷已久的一口气终于呼了出来。

"黑掌！"银溪对前面的那名黑毛武士喊道，"这里有一只老鼠，交给我吧，不用等我了。"

黑掌应了一声。不多时，银溪穿过灌木丛，来到火心和灰条面前。她身子紧贴灰条，嘴里发出呜呜声，两只猫神情喜悦，相互摩擦着脸颊。

一阵亲热过后，银溪说："我以为你只在'四棵树'和我见面呢，你来这里做什么？"

灰条解释道："我带火心来找你，他想问你些事情。"

火心自上次战斗中放走银溪后，再也没有见过她。银溪显然很领他的情，感激地向他低了一下头，不再像那次火心劝她和灰条分手时，眼里都是

敌意。“什么事，火心？”银溪问道。

火心开门见山地说：“你知道发生在太阳石的那场战斗吗？就是橡心牺牲的那次战斗，你当时在场吗？”

“不在。”银溪想了想问，“这很重要吗？”

“是的。你能问一下当时在场的猫吗？我需要……”

银溪截断他的话说：“我有更好的主意。我把雾脚叫过来，你问她好了。”

火心和灰条面面相觑，心想：这个主意可行吗？

银溪像是看破了他们的心思，说：“放心吧。雾脚知道我和灰条的事情，虽然她不赞成，但也没把这件事捅出去。如果我叫她，她会来的。”

火心犹豫半晌，然后点头说：“好吧，有劳了。”

话音未落，银溪已转身冲出灌木丛。火心看着她向营地跑去。

灰条小声说：“她很棒，不是吗？”

火心没有吱声，只是坐下静静等候。时间一分分地过去，他的紧张情绪也一分分地增加。过久停留在河族的领地里，他和灰条终会被发现，那时要想全身而退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了。他开口说：“灰条，如果银溪不能……”

就在这时，他看到银溪带着一只猫从营地内走出来。她们跑上坡，银溪率先钻进灌木丛。和她同来的是一只蓝眼睛的蓝灰色母猫。刚一见面，火心就觉得她十分眼熟，心想自己一定在森林大会上见过她。

看到火心和灰条，那只母猫立刻僵住身子。她惊疑不定，身上的毛竖立起来，双耳贴在脑门儿上。

银溪平静地说：“雾脚，他们是……”

“雷族的猫！”雾脚低嘶着，“他们来这里干什么？这里是河族的领地！”

“雾脚，听我说……”银溪走过去想把她推到火心和灰条面前。

雾脚站在原地不动。火心被她那充满敌意的目光盯得心里发虚：自己是否愚蠢到以为河族会帮助他们的地步呢？

雾脚朝灰条仰了仰下巴，然后对银溪说：“我一直没有把你和他的事情泄露出去。但如果你把整个雷族都带到这里来，我可不能再保持沉默了。”

银溪生气地说：“别开玩笑了。”

火心急忙插嘴说：“放心吧，雾脚。我们没有侵占你们的猎物，也不是

来这里刺探你们的情报。我们只想和参加过太阳石战斗的猫谈谈。”

雾脚眯缝起眼睛：“为什么？”

火心说：“这……很难解释。但我们对河族没有恶意，我以星族的名义发誓。”

听了他的话，雾脚不再那么紧张了。这次银溪推她的时候，她顺势便坐到火心身边。

灰条站起身，避过低悬的树枝：“你们两个谈吧，我和银溪离开一下。”

想到自己单独留在敌族的领地里，火心心里很急。他张嘴正要反对，灰条和银溪已钻出灌木丛。

“哦，火心，返回营地前，记得在一些气味浓烈的东西上打几个滚，这样就能掩盖河族的气味了。”在消失于山楂树丛之前，灰条回过头，然后神情尴尬地眨了眨眼睛，“狐狸粪便的效果不错。”

“等等，灰条……”火心跳起身，但灰条和银溪早已不见踪影了。

雾脚站在他身后说：“别担心，我又不会吃了你。吃了你会闹肚子的。”火心回头看了看，见她蓝色的眼睛里蕴含笑意。雾脚继续说：“你叫火心，是吗？我在森林大会上见过你。他们说你曾经是一只宠物猫。”她语气平淡，不经意中略带怀疑。

“他们说得没错。”族生猫对他出身的蔑视使他心里产生一种久违了的刺痛，“但我现在是一名武士。”

雾脚抬起一只爪子舔了舔，轻轻放在耳朵上，眼睛盯着他的脸庞，开口说：“好吧。那次战斗我也参加了，你想知道什么？”

火心顿了顿，整理了一下思路。这是他找出真相的唯一机会，他不能有任何疏忽。

雾脚大声说：“快说！我是把孩子们丢在营地里来和你说话的。”

火心说：“我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你能告诉我橡心是怎么死的吗？”

“橡心？”雾脚低头看着爪子，重重地呼了一口气，抬起眼睛看火心，“橡心是我的父亲，你知道吗？”

火心说：“不知道。对不起，我从未见过他，听说他是一名勇敢的武士。”

雾脚同意说：“他曾是最优秀、最勇敢的武士。他本不会死的，都是那

场意外害了他。”

火心心跳加速。这正是他想知道的！他问：“你确定吗？没有猫杀害他？”

雾脚说：“他在战斗中负了伤，但那并不足以致命。战斗结束后，我们在几块掉落的石头下找到了他的尸体。族里的巫医说他是被那些石头砸死的。”

“这么说没有猫该负责……”火心喃喃道，“乌爪说得没错。”

雾脚皱起眉头：“什么？”

火心急忙说：“没什么，小事而已。谢谢你，雾脚，你说的这些正是我想知道的。”

“既然话已说完……”

“不，雾脚，等一下！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在战斗中，我们的一只猫听到橡心说，雷族的猫都不得伤害石毛。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雾脚沉默了一会儿，眼睛望着远方。然后，她坚定地摇了摇头，似乎是在甩去头上的水。她说：“石毛是我的兄弟。”

火心恍然大悟："这么说，橡心也是他的父亲。他那么说是不想让雷族的猫伤害石毛吗？"

"不！"雾脚的眼里闪着怒火，"橡心从没有保护过我们。他希望我们能像他一样成为真正的武士，受到全族的尊敬。"

"那他为什么说那句话？"

"我不知道。"她的声音听起来也相当困惑。

火心强抑住心中的失望。至少他现在能肯定橡心的死因了。但他潜意识里觉得橡心说的那番关于石毛的话非常重要，只是他还没弄明白。

雾脚突然说："我的母亲也许知道。"火心转过头注视着她，竖起耳朵静等下文。雾脚说："我母亲叫灰池。如果她也不能解释，其他的猫就更不用说了。"

"你能问问她吗？"

"也许吧。"雾脚神色犹豫，但火心知道她也像自己一样，渴望知道橡心那句话的真正含义，"但如果你亲自和她谈谈，效果也许会更好些。"

火心吃惊地眨了眨眼睛。起先雾脚敌意十足，没想到她会提出这样的想法。他问："我行吗？现在？"

雾脚想了一会儿，说："现在不行，你留在这里太危险。豹毛的巡逻队很快就要回来了。况且，灰池年事已高，很少离开营地。要想让她外出，我得花一番工夫。别担心，我想到了一个借口。"

火心不情愿地点了点头。一方面，他急切地想知道灰池将会说些什么，另一方面，他知道雾脚说的也是实情。"我怎么知道在哪里和她见面呢？"

雾脚说："我会让银溪传话的。你走吧，如果被豹毛发现了，我可帮不了你。"

火心朝她眨了眨眼睛，很想上前舔舔她以示感激，但又怕耳朵被扯烂。虽然雾脚已显得不再那么敌视他，但她不会忘记他们是来自不同的族群。

他说："谢谢你，雾脚。我不会忘了这些的，如果能为你做些什么……"

雾脚低嘶着说："快走吧！"当火心与她擦肩而过向灌木丛外走时，她半开玩笑说，"别忘了在狐狸粪便上打滚。"

第五章　特殊的谈话

火心穿过金雀花通道走进营地，嘴里喃喃道："真不敢相信我会做这种事。"

他在森林里找到一些狐狸粪便，在上面来回打滚直到身上臭气熏天。不会再有谁能猜出他去过河族领地了。不过他是否被允许进入武士巢穴是另一回事。至少他在回来的路上捉了一只松鼠，不至于空手而归吧。

刚一进营地，他便看见蓝星赫然站在高岩上。大概蓝星正在召集族群大会，众猫纷纷从各自的巢穴里走出来，聚集在高岩下。

火心将松鼠放在猎物堆里，向高岩走去。经过空地时，纹脸的幼崽们从育婴室里跌跌撞撞地爬了出来，纹脸跟在身后。由于姐姐的儿子云崽长了一身扎眼的白毛，火心能轻易认出他来。火心的姐姐公主仍同两脚兽生活在一起，她不愿放弃舒适的宠物猫生活，但火心讲述的族群生活打动了她，于是她将自己的大儿子送到雷族。

尽管纹脸对待云崽视同己出，但许多猫至今还难以接受生活中又多了一只宠物猫。云崽要想在族群中站稳脚跟，还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对此火心深有体会。

离得近些了，火心听到云崽在大声地抱怨："我们为什么不能成为一名学徒呢？我和霜毛那个姜黄色皮毛的孩子个头一般大了。"

火心顿时来了兴趣。蓝星一定是在为霜毛剩余的两只幼崽举行学徒命名仪式。他们的哥哥和姐姐——蕨爪和炭爪，早在几个月前就已成为学徒，这两只幼崽一定对此期盼已久。能够及时赶回来参加这次盛会，火心感到十分高兴。

"嘘！"纹脸小声对云崽说，然后将幼崽们聚到身边，为他们找了一片坐的地方，"只有长到六个月大才能成为学徒。"

"但我现在就想当学徒！"

火心转身离去，那边纹脸仍然在努力向固执己见的云崽解释族群的习俗。火心走到群猫前方，挨着沙风坐下。

沙风警觉地扭过头："火心，你去哪里了？你闻起来就像是死了一个月的狐狸。"

火心嘟囔着说："对不起，完全是意外罢了。"他也不愿闻这股臭味，更不想撒谎欺骗沙风说自己是如何惹上这股气味的。

沙风斩钉截铁地说："好吧，在臭味消失前离我远点儿！"说着站开一步，但眼里却含着笑意。

一个熟悉的声音喝道："进巢穴前把自己清理干净。"火心回头看见虎掌站在身后。"我在睡觉的时候可不想闻到这么臭的气味！"

火心尴尬地低下头，等虎掌离开后，方才抬头看正要开口讲话的蓝星。

"我们聚在这里是为了给两名幼崽起学徒名字。"她低头看了一眼霜毛，后者昂首挺胸，尾巴卷过来盖住爪子。两只幼崽分坐两旁，大的那只长着和哥哥蕨爪一样的黄毛，不耐烦地站起身。

蓝星温和地说："对，你们两个都走到前面来。"

那只黄毛崽直冲到高岩下方才停下脚步，他的妹妹跟在后面，动作斯文

得多。她长了一身像妈妈一样的白毛，背上有黄色的条纹，尾巴也呈黄色。

火心合上双眼。不久前，他收了炭爪为徒。他心里还存有一丝侥幸，希望蓝星能够让他做其中一个的老师。但他清楚，如果蓝星有此打算，会预先告知他的。

炭爪被他教得一塌糊涂，也许蓝星再也不会让他收学徒了。一想到这里，他就感到心里泛起一丝寒意。

蓝星说："鼠毛，你对我说你已经准备好收学徒了，就由你来做刺爪的老师吧。"

结实瘦小、长着一身棕毛的鼠毛上前几步，走到那只黄毛崽的身边，后者蹦蹦跳跳地站起来迎接她。

蓝星继续说："鼠毛，你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名勇敢机智的武士，希望你能把勇气和智慧传授给你的学徒。"

鼠毛听着蓝星的话，和学徒刺爪一样感到骄傲自豪。两只猫对触了一下鼻子，退到空地边缘。火心听到刺爪语气急促地说些什么，似乎早已憋了一大堆问题等着发问。

另一个幼崽仍坐在高岩下，抬头望着蓝星。火心站得近，能看到她的须子在期盼中颤动。

蓝星宣布道："白风，自从沙风成为武士，你一直没有学徒，就由你来做亮爪的老师吧。"

白风本已坐在群猫之首，此时站起身向亮爪走去。亮爪眼里闪着光芒。

蓝星说："白风，你身怀绝技，经验丰富。我知道你会把所有的技艺都传授给这名年轻的学徒的。"

白风说："我一定尽心尽力。欢迎你，亮爪。"他弯下脖子和亮爪对触了一下鼻子，带着她回到猫群中。

大伙儿围上来，纷纷向两名新学徒表示祝贺，嘴里呼喊着他们的新名字。火心正要走过去，瞥见灰条已站在猫群后方。他一定是趁着大家都在倾听蓝星讲话时偷偷溜进来的。

灰条走过来小声对火心说："全都安排好了。如果明天是晴天，银溪和雾脚会劝说灰池走出营地散散心。我们在中午会面。"

火心问："在哪里？"他不想接连两天都进入河族领地，毕竟在河族领地里留下过多雷族的气味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灰条解释道："在边界处树林间的一片空地，距离两脚兽的桥不远。银溪和我经常在那里约会，直到……你知道的……"

火心恍然大悟。灰条一直遵守诺言，只在"四棵树"和银溪私会。只因火心执意要找出发生在太阳石战斗中的故事，他们才又冒险定在那里会面。火心郑重地小声说："谢谢你。"

他走向猎物堆挑了一只猎物，由于太期待第二天的到来，四肢都有些颤抖。明天，灰池将为他揭开谜底。

灰条小声说："就是这里。"

他和火心站在小河的雷族领地一侧，这里距河族边界仅有咫尺之遥。地面下陷形成一个深坑，覆盖着荆棘丛。坑里积着厚厚的雪，里面的一条溪水已冻成冰块，在两块岩石中裂成一道深沟。如果新叶季到来，冰雪融化，这里大概会变成一个风景亮丽且易于隐蔽的地方。

两只猫钻进一簇荆棘丛，将枯叶收集起来聚成一个窝，以便在等待时能够舒舒服服地躺着。火心在来的路上捉到了一只老鼠，准备送给灰池当见面礼。他将老鼠放在最干燥的叶子上，爪子垫在身下趴在窝里，尽力不去想自己还饿着肚子。他知道这次会面令他和灰条处于危险境地，更何况他违犯了武士守则，还欺瞒族群——但是他坚信这么做全都是为了族群的利益。他只希望自己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

阳光无力地照在坑里的积雪上。日头偏西，火心觉得不会再有猫来了。这时，他忽然嗅到一股河族的气味，接着听到小河的方向传来沉闷、苍老的声音。

"对于我这把老骨头来说，今天可走得太远了。我都快要冻死了。"

"别瞎说，灰池，今天的天气不错。"是银溪的声音，"锻炼身体对你有好处。"

灰池鼻子里发出嗤的一声。三只猫顺着坡走进大坑，出现在火心的视野里。其中两个是银溪和雾脚，第三个是一只陌生的老猫，骨瘦如柴，毛发凌

乱，布满伤痕的口鼻已变为花白。

走到半路，灰池停下脚步，嗅了嗅空气，身体一下子变得僵硬。她低嘶着说："这里有雷族的猫！"

火心看见银溪和雾脚担忧地对视了一眼。雾脚安慰道："没错，我知道，没事的。"

灰池疑惑地瞅了她一眼，问："你说的'没事'是什么意思？他们在这里干什么？"

雾脚柔声道："他们只想和你谈谈，相信我吧。"

那一瞬间，火心生怕那只老猫大声喊叫着逃走。不过还好，灰池的好奇心也很大。她跟在雾脚后面，走在松软的雪地里，不停地甩着四肢，一脸厌恶的神色。

银溪小心谨慎地说："灰条？"

灰条从荆棘丛里探出头："我们在这里。"

河族的三只猫走了进来。面对着火心和灰条，灰池也显得十分紧张，黄色的双眼里充满了敌意。

银溪说："他叫火心，这是灰条。他们……"

灰池插嘴说："是他们两个呀。这一切最好能有个合理的解释。"

雾脚说："会有的。不管怎么说，相比雷族其他的猫来说，他们两个还算是彬彬有礼的。给他们一个解释的机会吧。"

说完，她和银溪都一脸期待地望着火心。

火心说："我们想和你谈谈。"他感觉到自己紧张得须子都在颤抖。他将老鼠推到灰池面前："看，这是我为你准备的。"

灰池看着老鼠："嗯，至少你还知道些礼数，对于雷族的猫来说，这可很难得啊。"她蹲下身子开始享用美味，露出一口因年长而残破不全的牙齿。她一边大口吞咽，一边喘着气说："不容易嚼烂，不过凑合啦。"

趁着灰池吃饭的机会，火心字斟句酌地试探着说："我想和你谈谈橡心在死前说过的话。"

灰池的耳朵抽搐了一下。

火心继续说："发生在太阳石的那场战斗我已经听说了。在橡心牺牲之

前，他曾对我们的一名武士说雷族的猫不得伤害石毛。你知道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吗？”

灰池没有回答，而是吞下最后一片鼠肉，伸出粉红色的舌头仔仔细细地舔干净自己的口鼻，然后直起身，卷过尾巴盖住爪子。她若有所思地凝视着火心，似乎火心心里所有的念头都瞒不过她。

最后，她对那两只年轻的河族猫说：“我想你们该走了。”对灰条补充了一句：“你也出去，我要和火心单独谈话。看得出来，他才是想知道答案的猫。”

火心不敢出声反对，如果他坚持要灰条留下，可能这只河族老猫什么都不会说。他瞅了一眼灰条，看到他也是一脸的困惑。灰池会说些什么，以至于连本族猫都不能听到呢？火心感到有些不寒而栗。他隐隐觉得里头一定有什么秘密。不过，如果这是河族的秘密，他想不出会和雷族有什么关联。

银溪和雾脚面面相觑，也同样是一头雾水。但她们没有出声反对，而是乖乖地站起身往外走。

银溪说：“我们在两脚兽的桥边等你。”

灰池不耐烦地说：“没必要，我还不至于老得找不到回家的路。”

银溪耸了耸肩膀，和雾脚走开了，灰条跟在后面。

灰池静静地坐着，直到他们的气味渐渐变得微弱，方才开口说道：“想必雾脚已经告诉你，我是她和石毛的妈妈了。”

火心不再像一开始那么紧张，说："是的。"他能感觉到灰池表面上脾气暴躁，实际却充满智慧，不由得对她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灰池大声说："嘿，其实我不是他们的妈妈。"火心惊讶得嘴巴都合不拢。她继续说："在他们很小的时候我收养了他们，但我并不是他们的亲生母亲。在一个秃叶季，橡心将他们带回来，那时他们还很小。"

火心脱口而出："但橡心从哪里找到这两只幼崽的？"

灰池眯缝起眼睛："他说是在森林里找到的，好像他们是被泼皮猫或者两脚兽抛弃在那里了。但我可不蠢，鼻子也很灵。这两只幼崽身上携带的是森林里的气味没错，但在森林气味之下还隐藏着另一股气味，是雷族的气味。"

第六章　另一个秘密

“什么？”火心大吃一惊，几乎说不出话来，“你是说，雾脚和石毛全都来自雷族？”

灰池舔了两下胸脯，说：“是的，我说的就是这些。”

火心感到有些头晕目眩，问：“他们是被橡心偷出来的吗？”

灰池的毛腾地竖立起来，龇牙咧嘴厉声道：“橡心是一名品格高尚的武士，他不会做如此卑鄙下流的事！”

火心俯首帖耳，紧张地说：“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只是这太难以置信了！”

灰池嗅了嗅空气，身上的毛渐渐回落。她的话令火心脑子里乱成一团。如果橡心没有偷那两只幼崽，也许他们是被泼皮猫从营地里偷出来的——但为什么？偷幼崽的猫为什么在他们身上还存留有族群气味的时候，就急着抛弃他们呢？

他结结巴巴地说：“那么……如果他们是雷族的幼崽，你为什么肯照料他们呢？”在猎物匮乏的季节里，一个族群怎么会收养敌族的幼崽呢？

灰池耸了耸肩膀，说：“因为橡心要我这么做。虽然那时他还不是副族长，但已经是一名优秀的年轻武士了。我刚刚分娩完，不过几乎所有的幼崽都被冻死了，仅存活下一只，因此奶水充足。如果那两只可怜的小家伙不能得到及时喂养，他们绝对活不到天亮。他们身上的雷族气味很快便消失了。虽然橡心不肯说出他们来历的真相，但我很尊重他，因此没有再多问。多亏了橡心和我，他们才能够茁壮成长，成为优秀的武士——他们是河族的骄傲。”

火心问：“雾脚和石毛知道这些吗？”

灰池喘着气说：“雾脚和石毛对此事一无所知，如果你胆敢将我说的话告诉他们，我就把你的心肝掏出来喂乌鸦。”她探出头，咧开双唇露出利齿。虽然她年老体弱，但依然威风凛凛，火心倒着实有些胆怯。

灰池大声说："他们从不怀疑我是他们的亲生母亲，他们的样貌甚至还有些像我。"

火心心乱如麻。他觉得灰池透露的情况似乎对他意义重大，但具体是什么却总在脑海中一闪而过，令他怎么也捕捉不着。

灰池坚持说："他们向来对河族忠心耿耿，我不想让他们存有二心。我听说过你的事情，火心——知道你曾经是一只宠物猫——因此，你应当清楚脚踩两只船是什么滋味。"

每次想到自己并不完全属于族群，火心便感到茫然失措。他知道其他猫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理解这种感受。他郑重地说："我以星族的名义起誓，保证永远也不会告诉他们。"

灰池松了口气，伸展前腿，撅着屁股伸了个懒腰，回答说："我相信你的话，火心。不知道我说的这些情况对你是否有帮助，不过，它也许能解释橡心为什么不让雷族的猫伤害雾脚和石毛。虽然橡心矢口否认知道他们的来历，但他应该能像我一样嗅到他们身上的雷族气味。就如我们所期望的，他们只忠于河族。不过，在这件事上，橡心似乎表现得不怎么忠诚。"

火心尽量保持尊重的口吻，说："我很感激你。虽然我不知道这件事和我要查找的事情存在何种关联，不过，我想你所说的话对我们两个族群来说都十分重要。"

灰池皱起眉头，说："也许吧。现在我已将知道的全部都告诉你了，你必须马上离开我们的领地。"

火心说："当然，灰池。"他顿了顿，看着她浅黄色的双眼，说："谢谢你。"然后扭头钻出荆棘丛。

在返回营地的路上，火心思绪起伏，久久不能平静。雾脚和石毛的血管里流淌着雷族的血液！但是他们如今完全属于河族，对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有时，对于血统的忠诚与对于族群的忠诚并不完全一致。火心想起自己，虽然他出身于宠物猫，但他对雷族绝对忠贞不贰。

既然雾脚现在确认了橡心的死因，也许蓝星会接受虎掌杀害红尾的事实。火心决定向她一并询问灰池最后揭示的秘密，蓝星也许能告诉他这两只

幼崽是不是从雷族营地里被偷走的。

回到营地，火心直奔高岩。走近蓝星的巢穴时，他听到里面有两只猫在说话，接着鼻子嗅到虎掌和蓝星的气味。他急忙躲在门口，身体紧贴岩壁。这时虎掌顶开苔藓帘子从里面出来。

这名虎斑猫武士扭头说："我会派一支狩猎队前往蛇岩。最近几天，没有猫去那里打过猎。"

蓝星随他一同走出巢穴，同意说："这是个好主意。猎物仍然匮乏。愿星族保佑，能让冰雪早些融化。"

虎掌嘟囔了一声，表示同意。随后迈开大步向武士巢穴跑去，没有注意到火心就躲在高岩旁边。

等虎掌离开，蓝星正要反身进入巢穴时，火心急忙上前说："蓝星，我想和你谈谈。"

蓝星淡淡地说："好吧，进来吧。"

火心走进巢穴。苔藓帘子荡了回去，遮住雪地反射进来的亮光，巢穴里光线昏暗。蓝星面对着他坐下，问："什么事？"

火心深吸了口气，说："你还记得乌爪讲的那个故事吧，就是在太阳石战斗中红尾杀死橡心的那个？"

蓝星的身体一下子变得僵硬，厉声喝道："火心，我告诉过你，这件事就此作罢。我是绝不会相信的。"

火心尊敬地低下头，说："我知道。但我发现了一些新情况。"

蓝星没有反应，火心猜不透她在想什么。此时已骑虎难下，他只有硬着头皮继续说："没有谁杀了橡心——不是红尾，也不是虎掌。橡心是被头顶掉落的石块砸死的。"

蓝星皱起眉头问："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火心如实说道："我……我又去见乌爪了，就在开完森林大会以后。"他等着蓝星的训斥，谁知族长却没有发火。

蓝星说："这就是你那次迟到的原因了。"

火心急忙说："我必须找出真相。而且我……"

蓝星打断他的话，说："等一等。起先乌爪告诉你说红尾杀了橡心，他现在改变说法了？"

火心分辩说："不，不是那么回事，是我误会了他的话。红尾对橡心的死只负有部分责任，因为橡心是被他逼到悬在半空的石块下方的。但红尾并不是存心要他的命。你原本就不相信红尾会故意杀害橡心，而且……"

"嗯？"蓝星的声音如往常般平静。

火心坦白说："为了证明此事，我越过河去找一只河族猫谈过。她告诉我实情就是如此，橡心是被石块砸死的。"他低头看着爪子，生怕偷越边界的事会引发蓝星的雷霆大怒。不过，当他抬起头时，却未看到族长的眼睛里有丝毫怒意，只有浓厚的兴趣。

见她轻轻点头，火心继续往下说："所以我们知道虎掌在橡心遇难的事上撒了谎——他根本没有为红尾复仇而杀了橡心，是石块砸死了橡心。那么，虎掌是否有可能在红尾的死因上也撒了谎呢？"

蓝星面色一沉，眯缝起双眼，昏暗之中只看到两道微弱的蓝光。她喃喃道："虎掌是一位优秀的副族长。你说的这些话太重了。"

火心轻声同意说："我知道。但是，难道你看不出他有多么危险吗？"

蓝星将头埋进胸口，半晌不说话。火心不知道是否应该离去，族长没有发话，他留下也不是，走也不是。

他小心翼翼地说："还有一些别的情况，有两名河族武士很奇怪。"

蓝星一下子抬起头，双耳朝前竖立。一时间，火心犹豫着，不知是否该

说出灰池讲的那件事。不过，对于真相的探求令他鼓足勇气继续说下去："乌爪告诉我，在太阳石战斗中橡心阻止红尾攻击一名叫石毛的河族武士。橡心说雷族的猫决不能伤害石毛。我……我找了个机会和一名河族长老谈了这件事。她告诉我说，雾脚和石毛刚出生没多久，橡心就把他们带到了她的身边。那是在秃叶季，她说如果没有猫照顾那两只幼崽，他们会死的。灰池——就是那名长老——做了他们的养母。她还说，他们……他们身上带有雷族的气味。这件事是真的吗？我们营地里是否丢失过幼崽呢？"

蓝星恍若不闻，只是静静地坐着一动不动。过了好一会儿，她站起身上前几步，几乎与火心鼻子贴着鼻子，低声说："你听信了这些无稽之谈？"

"我只是想我该……"

"这不是我期望你做的事，火心。"蓝星厉声喝道，她颈毛竖立，目光冷如坚冰，"溜进敌族的领地里听这些荒谬的流言蜚语吗？去相信一只河族猫对你说的话？你该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不是到我这里数落虎掌的不是。"

她盯着火心，半晌后方才说，“虎掌始终怀疑你的忠诚，也许他是对的。”

火心结结巴巴地说：“对……对不起。但我认为灰池没有骗我。”

蓝星粗重地呼出一口气。她面如严霜，神情冷漠，原先表现出来的那点儿兴趣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她命令道：“去吧，找些有用的、符合武士身份的事去做。还有，永远——永远——再也不要提起这件事。听清楚了吗?”

“是，蓝星。”火心开始退出巢穴，“但关于虎掌的事？他……”

蓝星的牙缝里吐出命令：“走!”

火心惊慌失措，狼狈地走出巢穴。走到巢穴外，他立即拼命地跑了起来，直到距离蓝星很远了，才停下脚步。他一头雾水。刚开始蓝星还准备听他讲话，但当他提及那两只雷族丢失的幼崽时，她立刻拒绝再听下去。

忽然，火心心头泛起一丝寒意。如果蓝星想知道他是怎样和河族猫联络上的怎么办？如果虎掌知道了此事怎么办？此时，火心只希望能够让蓝星明白虎掌的危险。

真是举步维艰啊！现在蓝星再也不会听关于虎掌的任何坏话了，他把这件事办砸了!

第七章　云崽，别吃！

带着迷惘和不快，火心向武士巢穴走去。走到门口，他犹豫起来，现在的他既不想面对虎掌，也没心情和朋友们聊天舔梳。

他下意识地向巫医巢穴的香薇通道走去，恰逢炭爪一瘸一拐地往外走，和他撞了个满怀。火心砰的一下坐倒在地，屁股几乎摔成两半。炭爪急忙刹住脚步，溅了火心一身雪。

她喘着气说："对不起，火心。我没看见你在这里。"

火心抖去身上的雪。炭爪的出现忽然令他的心情变得好起来。她身上的毛乱蓬蓬的，眼里闪着恶作剧的光，俨然一副当学徒时的调皮模样。那次意外之后，火心曾一度以为再也看不到往日的炭爪了。他问："什么事这么急？"

炭爪解释道："我出去帮黄牙采些药草。这场大雪让许多猫都病了，她的药草储备所剩无几。我想在天黑之前尽可能多采些回来。"

火心自告奋勇说："我来帮助你吧。"蓝星让他做些有益的事，他帮巫医采药，就算是虎掌看到了也说不出什么的。

炭爪高兴地说："太棒了！"

两只猫肩并肩向金雀花通道走去。火心不得不放慢步伐，以免炭爪跟不上。不过，就算炭爪知道，想来她也不会介意。

走到半路，火心听到一阵幼崽们的欢声笑语。他转过头朝长老巢穴附近的那棵倒在地上的大树看去，那里是断尾的居住地。此时，断尾正被一群幼崽围着。

自打蓝星收留断尾以来，他便独居一处，由武士们轮流看守。平时，大家很少从那里经过，今天不知为什么，这群幼崽会去骚扰他。

"泼皮猫！败类！"云崽的声音最响亮。火心紧张地看见云崽冲到前面，捅捅断尾的肋骨，然后急忙后撤。另一只幼崽一边学着他的样儿，一边尖叫着："抓不着我吧！"

看守断尾的黑条坐在一旁，丝毫没有阻止幼崽们的意思。他将四肢垫在身子底下，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

断尾的头摆来摆去，但双目失明的他终归无可奈何。他身上的毛色泽黯淡，脸上布满伤痕，其中一些是眼睛被抓瞎时留下的，再也没有当日凶狠残忍的族长气势了。

火心和炭爪对视了一眼，暗暗担忧。虽然断尾沦落到如此地步纯属咎由自取，但看到这位前族长这副落魄样子，他仍觉得有些同情。辱骂戏谑仍在进行，火心渐渐生气。他对炭爪说："稍等片刻。"说完跑了过去。

这时云崽跳到断尾的尾巴上一口咬住。断尾急忙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向他挥出爪子。

黑条立刻跳起身，低嘶着说："如果你敢动那只幼崽一根汗毛，我就把你撕成碎片！"

火心气得说不出话来。他跳到云崽身边，咬住他的脖子，将他从断尾身上拖开。

云崽一边反抗一边大声嚷嚷："快住手！你弄疼我了！"

火心将他重重地放在雪地里，龇牙咧嘴地说："快回家去！"又命令其他

幼崽："回家找你们的妈妈去，快走！"

幼崽们眼睛睁得大大的，惊惧地看着他，接着，一窝蜂似的消失在育婴室里。

火心低头对云崽说："至于你……"

黑条走过来，插嘴说："别管这只幼崽，他又没做坏事。"

火心喝道："别插手这件事，黑条。"

黑条用肩膀撞了他一下，几乎将他撞翻，然后朝断尾走去。他扭头讥讽说："宠物猫！"

火心勃然大怒，差点儿就要扑过去好好教训他一顿。但此时族群里不能起内讧，况且，他还要处理云崽的事情。

他低头盯着云崽说："你听到了吗？宠物猫？"

云崽不服气地嘟囔："那又怎样？宠物猫是什么？"

火心吸了口气，这才明白云崽仍旧对自己的出身一无所知。他谨慎地说："嗯，宠物猫就是和两脚兽们生活在一起的猫。一些族生猫不相信宠物猫出身的猫能够成为优秀的武士。我和你，我们都出生在两脚兽的家里。"

云崽的眼睛越睁越大，说："你这话什么意思？我是在这里出生的！"

火心凝视着他，说："不，这里不是你的出生地。你的母亲是我的姐姐，名字叫公主，她生活在两脚兽的家里。在你很小的时候，她便将你送到族群里来，希望你能够成为一名武士。"

云崽僵坐不动，就像一只用冰雪雕刻成的小猫，良久才问："你为什么不早点儿告诉我？"

火心缓缓说："对不起。我……我以为你知道的，我以为纹脸已经告诉你了。"

云崽退后两步，惊讶的神情渐渐消失，目光转冷。他恨恨地说："这就是那些猫对我不好的原因！他们认为我不是在这片森林里出生的，因而永远也成为不了一名武士。太荒唐了！"

火心想找些话来安慰云崽，却又不知该说什么好。他不由得想起往事，公主将她的儿子送给族群时，她是多么兴奋啊！而他又如何信誓旦旦，向她保证云崽未来的生活将会多么美好。现在，他强迫云崽开始思考自己的出身，思考他在被族群接受前将要面临的苦难。如果这只幼崽认为他和公主做出的决定是错误的怎么办？

火心叹了口气，耐心地解释："这也许很荒唐，但事实就是如此。黑条这样的武士并不认可宠物猫。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加倍努力来证明给他们看，宠物猫的血统没什么可丢脸的。"

云崽坐直身体说："我才不在乎！我要成为族里最优秀的武士。谁敢小看我，我就打谁。我会很勇敢，杀掉所有像老断尾这种违犯武士守则的猫。"

看到云崽又恢复了斗志昂扬的状态，火心感到很安慰，但他不知道这只幼崽是否真正理解武士守则的深意。他提醒说："武士可不单单只会杀戮。一名真正的武士——最优秀的武士——既不残忍也不卑鄙，他不会欺负任何一只毫无还击之力的猫，这么做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

云崽低下头，不敢看火心的眼睛。火心希望自己没有白说。随后，火心扭头寻找炭爪，看到她正在为断尾检查尾巴。她对瞎眼断尾说："尾巴没受伤。"

断尾趴着一动不动，低着头没有反应。火心不情愿地走过去，扶起断尾，说："走吧，回巢穴里去。"

断尾默不作声，任由火心带着他回到那个树枝为顶、枯叶为墙的巢穴。黑条看着他们从身旁经过，轻蔑地摇晃着尾巴。

安顿好断尾后，火心说："好了，炭爪，我们去采药草吧。"

云崽立刻来了精神，跑过来问："你们要去哪里？我能去吗？"

火心犹豫了一下，炭爪说："哦，带他去吧，火心。经你这么一吓，他不敢再惹麻烦了。我们也可能需要个帮手。"

云崽的双眼闪着兴奋的光芒，喉咙间发出响亮的呜呜声。别看他个头小，声音可着实不低。

火心耸了耸肩膀，说："好吧。不过一旦再犯一丁点儿错，你就得立即回来，不许顶嘴！"

炭爪领路，一瘸一拐地沿着沟边向学徒们训练用的沙坑走去。太阳渐渐西沉，雪地上他们的身影被拖得长长的。云崽蹦蹦跳跳跑在最前面，不停地朝石洞里瞅，装作狩猎的样子。

火心问："大雪覆盖之下，你怎么找药草？所有的东西不都结冰了吗？"

炭爪解释道："仍有些浆果会保留下来。黄牙要我找些杜松——能缓解感冒和肚子痛——还有止痛的罂粟籽。哦，还有治疗牙疼的赤杨皮。"

"浆果！"云崽一溜烟又往前跑，"我会为你们找到一大把浆果！"说着，他朝沙坑边的一簇灌木丛奔去。

炭爪被逗得哈哈大笑，尾巴直颤，说："他可真是热心肠。以后成了学徒，他会学得很快的。"

火心哼了一声。云崽的精神头儿使他想起炭爪当学徒时的情景。不过，炭爪那时绝不会欺负瞎眼断尾。

火心嘟囔着说："嘿，如果他是我的学徒，最好学会听话。"

"噢，是吗？"炭爪取笑地看了他一眼，"你的确是非常严厉的老师——所有学徒见了你都簌簌发抖！"

火心看着她含笑的眼神，心里感到很轻松。和炭爪在一起他总是感到精神饱满。不该再替云崽担忧，帮炭爪找药草才是正事。

"炭爪！"沙坑边传来云崽的呼喊，"这里有浆果——快来看哪！"

火心抻长脖子，看到云崽正趴在生长在石缝间的一簇叶子发黑的矮小灌

木丛下，灌木的枝头上长满了鲜艳的猩红色浆果。

云崽对走近的炭爪和火心说："它们看起来很好吃啊。"说着，张大了嘴巴，整个儿一副馋相。

炭爪忽然倒吸口凉气，猛然间冲了过去，吓了火心一大跳。炭爪拖着瘸腿在雪地里边奔跑边喊道："别吃，云崽！"

她飞奔至云崽身边，将他撞在一旁。云崽一声惊叫，两只猫翻滚在地。火心急忙跑过来，生怕云崽撞伤了瘸腿的炭爪。炭爪将云崽从身上推开，站起身喘着气问："你触碰那些浆果了吗？"

云崽不明所以，结结巴巴地说："没……没有。我只是……"

"听着！"炭爪将他推到灌木丛前，用以前火心从未听过的严厉的口气说，"别伸爪触摸，只用眼睛看。这种灌木叫紫杉，它们长出的浆果有毒，因此名叫死亡浆果。吃下一枚就能要你的小命。"

云崽的眼睛睁得浑圆，大气不敢出一口，惊骇地望着炭爪。

她的语气转为柔和，舔了舔云崽的肩膀安慰他说："放心吧，这次你死不了。仔细看看，记在心里，下次就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了。记住，永远——认真听了吗，是永远——不要吃你不认得的东西。"

云崽说："是，炭爪。"

炭爪推着他站起来，说："继续去找浆果吧，发现异常情况后及时通知我。"

云崽一步两回头地走开了。火心看着他，强忍着没笑出来。虽然云崽一贯胆大妄为，但这次显然被吓得不轻。火心因为没有辨认出毒浆果而心中有愧，说："炭爪，幸亏你在这里。看来你从黄牙那里学了不少知识。"

炭爪回答："她是位好老师。"随后抖掉身上的雪块，走出沙坑。火心走在旁边，为了与她保持一致，步伐放得更慢了。

这次炭爪注意到火心的异常，淡淡地说："我的腿也只能好到这个程度。可惜就要离开巫医巢穴了，不过，我也总不能一辈子住在那里。"她扭头望着火心，眼里顽皮的目光渐渐淡去，取而代之的是痛苦和迷惘："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火心抻长脖子，贴着她的面颊安慰道："蓝星会做安排的。"

炭爪耸了耸肩膀，说："也许吧。自小时候起，我就盼望能够成为像蓝星那样的猫。她品格高尚，为了族群鞠躬尽瘁。可是火心，我现在能为族群做些什么呢？"

火心承认说："我不知道。"

在族群中，猫的一生都是按部就班的：幼崽，学徒，然后成为武士，而后母猫则生养小猫，最后成为长老，养尊处优，安享晚年。火心不知道，如果一只猫受伤严重，以至于不能再狩猎或者战斗，其下场将会怎样。即使是在育婴室里照料幼崽的母猫，也都曾是武士，她们都各怀本领，能够养活和保卫幼崽。

炭爪有勇有谋，在遭遇不幸前，她精力旺盛，对待族群的事务兢兢业业。那些时光真的就一去不复返了吗？火心恨恨地想：都是虎掌的错，是他留下的气味踪迹导致了那次事故。于是建议道："你该去找蓝星，问她是怎么想的。"

炭爪耸了耸肩膀说："也许吧。"

云崽欢快的声音打断了他们的谈话："炭爪！快来看我找到了什么！"

"来了，云崽！"炭爪一瘸一拐地走开，微笑着对火心说，"这次也许是

颠茄吧。”（颠茄是一种有毒茄科植物，原产于欧洲和亚洲西部。）

火心看着她离去，心中希望蓝星能够为她找到一种有价值的生活。炭爪说得没错：蓝星是一位伟大的族长，她不仅骁勇善战，而且善良宽容。

火心想起蓝星听到灰池那番话后的反应，更是百思不得其解。当她得知那两名河族武士就是雷族血统时，为何表现得那么奇怪呢？那个故事令她如此动怒，以至于浑然忘却了来自虎掌的危险。

火心摇了摇头，缓慢地跟在炭爪后面。他越来越感到，在这些猫当中埋藏了一个极大的秘密，他也许永远都没有能力去揭示它。

第八章　百思不得其解

火心卧在育婴室里看着一堆正在吃奶的幼崽，想到这些小家伙们肩负着族群的未来，火心的心情激荡不已。

忽然，他心中一惊。雷族并没有这么年幼的幼崽，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的目光从幼崽们的身上移向他们的妈妈，他们的妈妈面目模糊，只能看到一团银灰色的毛。

一阵恐怖的哭声把火心吓了一跳。他急忙看去，那只银灰色的母猫渐渐消失，只余下无尽的黑暗。幼崽们挤作一团，发出惊心动魄的哭闹声。一阵寒风吹来，育婴室里的温暖气息顿时荡然无存。幼崽们无助的哭声越来越弱，最后消失在寒风凛冽的黑夜中。火心跳起身，大声喊道："我看不见你们，你们在哪里？"

接着，眼前出现一抹柔和的金光，火心看见面前站着一只猫，那些幼崽正偎依在她的身下。是斑叶！

火心张开嘴想要说话，却见她投来一抹充满无限慈爱的目光，然后就不见了。火心猛地一惊，忽然发现自己正躺在武士巢穴里四肢挥舞。

尘毛嘟囔说："你非得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吗？所有猫都被你搅得睡不着觉了。"

火心坐起身，喃喃着说："很抱歉。"他忍不住向巢穴中央虎掌睡觉的地方瞥了一眼。以往火心做梦闹出动静时，虎掌也常口出怨言。

幸好虎掌不在，这让火心多少松了口气。太阳已高高升起来，阳光透过枝叶间的缝隙照射进来。火心急忙对自己进行舔梳，显然不想让尘毛看出自己被刚才的梦境吓着了。孤独、惊惧的幼崽，他们的妈妈渐渐消失，这是个预兆吗？如果是，那会是什么意思呢？现在族群里并没有幼崽。难道是雷族原来的幼崽——雾脚和石毛？他们的妈妈不见了吗？

就在他梳理的时候，尘毛瞅了他一眼，走出巢穴。巢穴内剩下火心，还

有尚在酣睡的长尾和奔风。

灰条已不知去向。他的窝是凉的，应该是在黎明前出去的。火心寻思：又去和银溪会面了。他知道激情的力量，但仍为灰条担忧，同时又怀念往昔一起当学徒时的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火心从巢穴里探出头，看见外面白茫茫的一片，没有任何冰雪消融的迹象。

沙风卧在荨麻丛旁正在吃饭。她高兴地招呼说："早上好，火心。趁现在还有些猎物，想吃饭的话，就得抓紧些。"

火心正饿得心慌，就像一个月没有吃饭似的，急忙赶到猎物堆前。正如沙风所说，剩余的猎物寥寥可数。他拣了一只老鼠，回到荨麻丛旁和沙风一道进餐，边吃边说："我们今天得外出狩猎了。"

沙风说："白风和鼠毛已经带着他们的学徒走了。亮爪和刺爪简直一刻都不能等！"

火心不知道灰条是否也带着学徒去了，但不一会儿，蕨爪便独自出现在学徒巢穴的门口。只见他四下里望了望，然后朝火心走了过来。

他问："你们看见灰条了吗？"

火心耸了耸肩膀说："对不起，我醒来时他就已经不见了。"

蕨爪沮丧地说："他总是不在。如果一直这样，迅爪就要赶在我前面成为武士了——也许亮爪和刺爪也会先我而成为武士。"

火心说："胡说。"灰条不顾大局，私自与银溪会面的事情令他感到十分生气，谁都没有权利像他这样耽误学徒训练。"别担心，蕨爪。如果愿意，你能和我一同外出狩猎。"

蕨爪说："谢谢你。"看起来他情绪好了些。

沙风说："我也去。"她咽下最后一口猎物，伸舌头舔净下巴，率先领路向金雀花通道走去。

来到训练沙坑边上，火心说："蕨爪，哪里是寻找猎物的最佳地点？"

蕨爪翘起尾巴指了指，回答说："在树丛里。老鼠和松鼠都会去那里找坚果和树种吃。"

火心说："很好，让我们看看你说得对不对。"

他们绕开沙坑向前走去，半路上遇到了纹脸，她正温柔地看着在雪地里

撒泼打欢的孩子们。纹脸解释道："他们需要舒展腿脚。"

云崽正坐在紫杉下，郑重其事地向弟弟妹妹们介绍那些死亡浆果，告诫他们永远、永远不要去吃它们。火心朝他打了个招呼，心里暗暗觉得好笑。

树林里的积雪并没有那么厚，棕色的土地斑驳陆离地点缀于茫茫白雪之中。前进过程中，火心听到爪子摩擦地面发出的沙沙声响，接着嗅到一股老鼠的气味。他没多想，立刻俯下身子摆出狩猎姿势向前靠近，落地时悄无声息，以免惊动猎物。那只老鼠对即将到来的横祸浑然不觉，背对着火心正在啃一粒树种。火心匍匐至咫尺之外时纵身跳起，两三个回合之后，带着猎物胜利回到伙伴身边。

沙风称赞道："干得真漂亮。"

火心刨了些土盖住猎物，等回来时再取走。他说："蕨爪，下面要看你的了。"

蕨爪自信满满地仰起头朝前走去，目光巡视左右。火心看见一片光秃秃的灌木丛中有一只黑鸟正在啄食浆果，不过这次他并没有急于出手。

蕨爪几乎同时发现了那只黑鸟，于是悄悄接近猎物。他的屁股左右挪动调整姿态，准备跃起。火心在旁边观看，觉得他有些贻误战机。黑鸟有所察觉，振翅急飞。蕨爪奋力跃起，从半空中将它击落。

他一爪按住黑鸟，扭头望着火心，问道："我算错了时间，等得过久了，是吗？"

火心回答说："也许吧。不过别难过，你捉住它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沙风说："回去后，你可以把它送给长老们。"

蕨爪一听便高兴起来，说："好的，我……"就在这时，沙坑方向传来凄惨的尖叫声。

火心急忙转身："好像是幼崽的声音！"

三只猫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一阵疾奔。冲出树林后，火心跑到沙坑边向下看。

沙风倒吸了口凉气："我的天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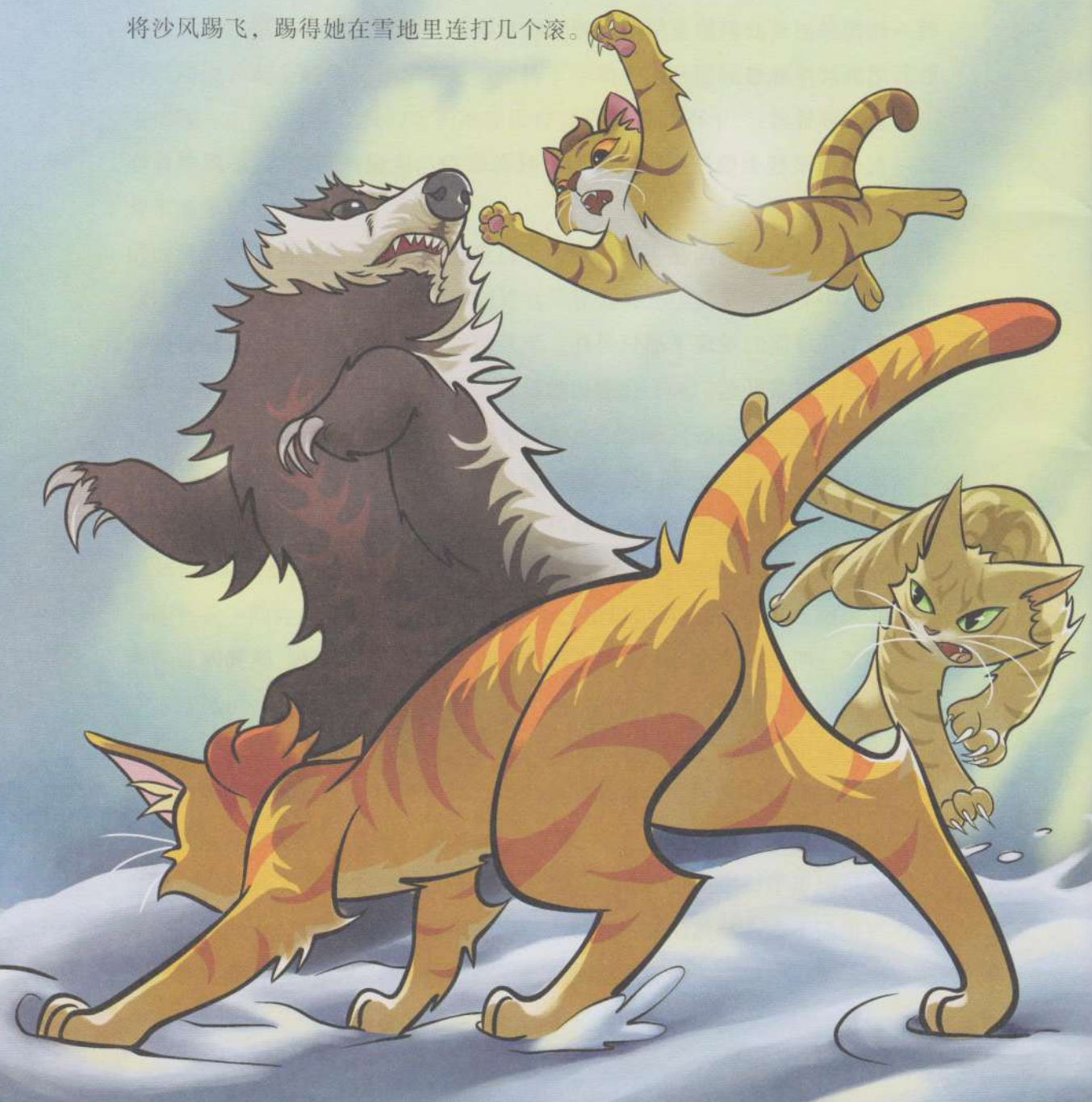
在他们下方，赫然站着一只体态庞大、黑白相间的动物，火心嗅到一股獾（huān）的气味。在此之前，他虽然经常听到灌木丛里獾发出的沙沙声，

但从未亲眼见过。此刻，它正伸出一只巨大的利爪往一道石缝中掏摸，云崽就躲在里面。

只听云崽惊声尖叫："火心！救救我！"

火心热血上涌，朝坑内扑去，身体犹在半空，前爪便已张开。沙风和蕨爪紧随其后。火心利爪起落，从獾的腹侧抓过，獾发出一声怒吼，转身反击。就在它将要咬住火心的一刹那，蕨爪跳上獾背，抓伤了它的双眼。

此时，沙风也上前咬住了獾的后腿，獾顾不上火心和蕨爪，转过身一脚将沙风踢飞，踢得她在雪地里连打几个滚。



火心冲上前再次攻击獾的腹侧，只见血溅四处。獾连连发出怒吼，沙风站起身又要助阵，那只獾终究寡不敌众，只得转身逃走。

火心急忙探望云崽："你受伤了吗？"

云崽浑身颤抖着从石缝中爬出，说："没……没有。"

火心稍稍松了口气："发生什么事了？纹脸在哪里？"

云崽趴在地上，头枕着爪子，惊魂未定地说："不知道。我们原本在玩耍，转眼之间就看不到他们了。我想来找你们，然后那只獾……"

火心抻长脖子，舔了舔他以示安慰。沙风说："火心，你看。"

火心扭过头，看见蕨爪正侧躺在地上，后腿上有血汩汩冒出。

蕨爪强撑着站起来，说："没什么事。"

沙风制止他说："待在那里别动，我们看一看。"

火心跑过去检查伤口。令他欣慰的是，蕨爪腿上的伤口虽然很长但不深，血也渐渐止住。于是他说："谢天谢地，你真幸运。是你将我从獾的利齿下救出，你表现得很勇敢，蕨爪。"

听了火心的夸赞，蕨爪双目放光，声音虚弱地说："我并不是真的勇敢，当时没容我多想。"

沙风说："即使是一名武士，也只能做到这样了。不过，大白天的，怎么会有一只獾跑出来呢？它们不是总是在夜间狩猎吗？"

火心猜测："它们一定是像我们一样，饿得不行了。否则，它不会攻击像云崽这么大的猎物的。"他转过身，轻轻扶起云崽，说："走吧，我们送你回营地。"

蕨爪被沙风扶着站起，在她的陪护下一瘸一拐地爬出沙坑，向营地走去。火心和云崽并肩走在后面。

一行猫走到营地外时，就看见纹脸冲了出来，发疯似的喊着云崽的名字。其他猫听见她撕心裂肺的呼号，纷纷跑了出来。火心一眼便看见了奔风和尘毛，接着，他看见虎掌也在迎出来的猫群中，心里一沉。

纹脸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云崽身边，劈头盖脸地一阵舔舐，责备说："你到哪里去了？我到处在找你！你不该背着我偷偷溜走。"

云崽分辩说："我没有！"

虎掌分开猫群走上前，问："这是怎么回事？"

见到纹脸还在舔梳云崽蓬乱成一团的毛，火心只好将事情原委解释了一遍，最后说："我们将那只獾赶走了，蕨爪表现得非常勇敢。"

自始至终，虎掌那双凶狠的眼睛都在瞪着他，但火心并不害怕，这次他没有理由感到心虚。

"蕨爪，你现在最好去黄牙那里让她检查一下腿。至于你——"虎掌转身逼视着云崽，"你在做什么，将自己置于那么危险的境地！你是不是以为除了营救你之外，武士们全都无事可做了？"

云崽乖乖地说："对不起，虎掌。我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有谁教过你能不告而别吗？"

纹脸慈爱地看着云崽，目光转向虎掌，温和地替他辩解道："他还是个孩子。"

虎掌怒容满面，大声吼道："他闯的祸，比其他所有幼崽加起来的都多。应该好好教训教训他，让他以后能痛改前非，做些有用的事。"

火心心中不服，这件事根本不能怪云崽，他已经被吓坏了，这对他来说也算是个惩罚了。

虎掌继续说："你可以去照顾那些长老们，帮他们清扫脏窝，换些干净的苔藓，不许让他们饿着，还有，帮他们捉虱子。"

"虱子！"云崽愤怒地说，最后的一点儿恐惧也被抛到九霄云外，"我不干！他们为什么不自己捉虱子？"

虎掌瞪着他说："因为他们都上了年纪。如果你还想成为学徒的话，你需要更多地了解族群的生活方式。马上行动，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停下。"

云崽的双目简直要冒出火来，瞪着虎掌，一脸顽固不化的样子。但他没有再次出言顶撞，过了良久，方才转身朝金雀花通道走去。纹脸吁了口气，跟在他的身后。

"我总说，让宠物猫进入族群是个馊主意。"虎掌一边大声对尘毛说着，一边看着火心，似乎在故意激怒他。

火心不想再做无谓争执，移开目光，强抑住怒火，说："走吧，蕨爪。我带你去找黄牙。"

沙风说："我回去看看是否还能找到我们的猎物。我可不想让獾取走了！"说完，蹦蹦跳跳地跑开了。火心远远道了声谢，带着蕨爪返回营地。蕨爪跛得厉害，已是疲惫不堪。

走近金雀花通道，火心惊讶地看见断尾正在黄牙的陪伴下踉踉跄跄地走着。黑条和长尾在一旁监视着。

只听长尾不断抱怨说："把他带出来，我们一定是疯了。如果他跑了怎么办？"

黄牙厉声说："跑？我猜你大概以为刺猬还会飞吧？他哪儿都跑不了，你这蠢货。"随后小心翼翼地拂去一块石头上的积雪，引着断尾走过去。断尾坐上岩石，仰脸对着太阳，嗅了嗅空气。

黄牙喃喃说："天气不赖啊。"她卷起身体卧在断尾旁边。火心从没有听过她那么轻柔的语气。"雪很快就要化啦，新叶季就要到了，猎物会又肥又美，那时你会感觉好些。"

火心在一旁听着，忽然想起别的猫都不知道的事情——黄牙是断尾的母亲，即使是断尾也不知道这件事。因此，尽管黄牙语气温和，断尾却充耳不闻。黄牙神色痛苦。她生下断尾后，不得不将他抛弃，因为巫医是被禁止生育的。后来，她弄瞎了断尾的眼睛，从而使雷族免遭泼皮猫们的入侵。

尽管黄牙一视同仁地对待断尾，但却仍深爱着这个儿子。火心不由得对她产生了深深的同情。

黑条在岩石下走来走去，大惊小怪地说："我要把这件事向虎掌汇报，他没有下达任何命令允许这个囚犯走出营地。"

火心走上前，逼近他的脸颊，说："据我所知，蓝星才是族群的领导。你认为她是听你的话呢，还是会听巫医的话？"

黑条弯曲后腿，咧开嘴唇露出锋利

的牙齿。火心听到身后传来蕨爪警惕的低嘶声。他全身戒备，等待这位高级武士发起攻击。就在双方一触即发的紧要关头，黄牙一声断喝。

“别干傻事了！蕨爪怎么了？”她从岩石上露出脸，担忧地皱紧眉头。

火心瞟了一眼黑条，告诉黄牙说：“他被一只獾抓伤了。”

黄牙急忙跳下岩石，将伤口从头到尾嗅了一遍，嘟囔着说：“放心吧，死不了。去巫医巢穴，炭爪在那里，她会给你些药草敷在上面。”

“谢谢你，黄牙。”蕨爪说着，一瘸一拐地走开了。

火心跟在后面，进入金雀花通道前，又回头瞅了一眼。只见黄牙回到岩石上，挨着断尾坐下，温柔地舔梳他身上的毛，嘴里发出母亲对孩子才有的那种柔声细语。

不过断尾对此却无动于衷，甚至没有回过头帮助黄牙舔梳。

火心心情沉重地走进通道。再没有哪种关系能比母子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了。虽然断尾丧心病狂——杀害亲生父亲，用残暴的统治毁了自己的族群，带领泼皮猫袭击雷族，但在黄牙的心里，他仍旧是自己的儿子。

火心暗想：既然这样，雾脚和石毛怎么会离开母亲呢？橡心为什么要将他们带回河族？最重要的是，为什么没有雷族的猫去寻找他们？

一名真正的武士既不残忍也不卑鄙，
他不会欺负任何一只毫无还击之力的猫。
A true warrior isn't cruel or mean.
He doesn't claw an enemy who can't fight back.
——火心

嗨，小两脚兽，别走呀！还记得我吗？我是云崽，虽然我的身上流淌着宠物猫的血液，但现在我属于雷族，我非常感谢雷族接纳并抚养我。为了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武士，我每天都在认真学习，让我来给你讲一讲今天的收获吧。

有趣的“猫语”

猫武士无法理解人类的语言，因此对于某些生物和物体，尤其是那些由人类建造的东西，猫武士们有着自己的表达方式。比如，银河是“银毛星带”，人类是“两脚兽”，马路是“雷鬼路”，汽车是“怪兽”，伐木机是“食树兽”等等。当然啦，当猫武士觉得某些猫的头脑不太灵光时，会叫他们“鼠脑子”，哈哈哈！别当真，这只是猫武士之间的一种戏谑之言。

当然，还有些简单的“猫语”，相信凭借你的聪明才智已经猜到啦！没错，所谓的“新叶季、绿叶季、落叶季、秃叶季”，正对应着你们人类的“春夏秋冬”四季。

银毛星带
（银河）

两脚兽
（人类）

雷鬼路
（马路）

怪兽
（汽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疑云密布 /（英）艾琳·亨特著 ；赵振中译．--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23.1
（猫武士 ：美绘本）
ISBN 978-7-5148-7742-7

Ⅰ．①疑… Ⅱ．①艾… ②赵… Ⅲ．①儿童故事－图画故事－英国－现代 Ⅳ．①I561.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211726号

YIYUN MIBU
（猫武士美绘本）

出 版 发 行：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 版 人：孙 柱
执行出版人：马兴民

插 图：刘 野　　装帧设计：舒穆禄
策 划：何强伟　　责任校对：杨 雪
责任编辑：郭亚丽　　责任印务：厉 静

社 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12号　　邮政编码：100022
编 辑 部：010-57526309　　总 编 室：010-57526070
发 行 部：010-57526608　　官方网址：www.ccppg.cn

印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4.5
版次：2023年1月第1版　　印次：202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68千字

ISBN 978-7-5148-7742-7　　定价：15.00元

图书出版质量投诉电话010-57526069，电子邮箱：cbzlts@ccppg.com.cn

猫武士 WARRIORS 美绘本 7

下集预告

艰难的秃叶季终于要结束了，然而冰雪消融却给森林带来了洪水，河族更是艰难。火心和灰条决定秘密提供猎物以帮助河族渡过难关，却被发现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而与虎掌一同外出的火心又险些在途中丢了性命。众猫排除万难，森林大会如期召开，然而最终却不欢而散……

风靡 30 多个国家，占据纽约畅销书榜 122 周的动物奇幻小说——《猫武士》来啦！

没看过它，千万别说你认识猫！

ISBN 978-7-5148-7742-7

9 787514 877427

定价：15.00 元

绿色印刷产品

中少报刊
官方旗舰店